

書經大全

二

夏書

禹貢

胤征

甘誓

五子之歌

特別
412
16
15



12
16
15

申學士校正古本書經大全卷之三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禹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朱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朱子曰禹貢一書所記地理治水曲折多



書

不其可曉竊意當時治事畢却總作此
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九川人方
作一滄人距川禹治禹貢不壺口鑿
或今人說禹治禹貢不壺口鑿
看深信方石河仍舊壅塞又勢迅激
龍門恐這决四出蓋禹先决九面水
殺必且潰决四出蓋禹先决九面水
各通于海又小水有歸則上通川水
大水下所入而水有歸則上通川水
處却方若下而水有歸則上通川水
及入分故其下嘗謂禹治水通則導
河蓋河患惟究為甚治州水當始
處兩岸無山惟究為甚治州水當始
此故禹自決濟導之功用尤難孟
流疏其勢耳若縣則禹之築堦乃
九載而功弗成也書說禹之築堦
下而功弗成也書說禹之築堦乃
下此大不文自也書說禹之築堦
會下此大不文自也書說禹之築堦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分別必列土地以為九州也奠定也定高
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死之濟禮河菁之海岱

此書多句為文而尤嚴於一字之用其條
後通密者當義例可推固不待一字之用
六體錯綜先於五索而為篇已所引曲證
以篇名求先儒也增而為十四貢征會不
而長矣貢乃賦稅也禹貢實田賦之體可
其○○○○○○○○○○○○○○
篇者治○○○○○○○○○○
法實以○州○土○成○賦○後○條○載○州○貢○所○有○以○為○定
炎曰九州有賦有貢侯以賦于天子者
用者凡貢諸侯賦貢賦貢賦貢賦貢
名篇有凡貢諸侯賦貢賦貢賦貢賦貢
統之義存焉

書經卷之三

今北京
全境及河
南北境地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

治曰水復法云共工氏霸九州其未久矣洪水埋及禹
東北為幽州青之舜東比為營至商又但言九園九
有爾雅九州有幽而無徐梁而營則商制也周禮曰
定也奠定其差而無徐梁而營則商制也周禮曰奠
大川為表識乃疆祀禮所視則商制也周禮曰奠
又分布九州之土地以制大州界隨山為之勢斬木通
後因其界分相其者川之制大州界隨山為之勢斬木通
水患其界分相其者川之制大州界隨山為之勢斬木通
辨因其未平擇其高下流之蔽障者而疏之區無事
之智也其下文九之州高下流之蔽障者而疏之區無事
可與也史臣揭此三言於首而一篇之要在是矣

揚之淮海雍反於用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
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反胡化陽黑水是也方洪水
橫去聲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聲去
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聲平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
其川之大者以為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
作書者首述之○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
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天云
謂中八方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山為之限隔風
氣為聲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
大川之所限者別為九州又定其山之峻水之
深大者為其州之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

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是氏曰亦所
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朱子曰冀都正地
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入于
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入于海前
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山來至中
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為泰山第重案○唐孔氏曰
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為先治水先從冀起為諸
其後功之法○成四百家曰冀二面距河自積
石東比流入中國則所而南流在冀之東南故
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充州在其南故曰南河
大匠又折而西比東流充州在其南故曰南河
州考之則冀州在東流充州在其南故曰南河
此冀州也冀州在東流充州在其南故曰南河
在焉居天下四分之二最廣充州為最狹今河
涿胡莫等州是其域也武也并州太原冀州北
等州是莫等州是其域也武也并州太原冀州北
山為塞即北狄之境也武也并州太原冀州北
也洛陽之外此亦一會也

既載壺口

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
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今按既載云者冀
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
口等處以殺反介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
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荆
次豫次梁次雍究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
言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工之本
末先决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
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

疏殺其執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
朱子曰既者已事之辭篇內凡言既者放此載者
始有事也予者先事之辭篇內凡言予者放此載者
事便有網領先事之辭篇內凡言予者放此載者
合識得渭水入河亦先識大面漆沮大形勢如江漸
二重事論於江先識大面漆沮大形勢如江漸
南方莫大於江先識大面漆沮大形勢如江漸
小者便易致又曰涇渭則入河者也先定國莫大於河
也混同江不致又曰涇渭則入河者也先定國莫大於河
海遼東西指此水出而東南流曰海其下曰洪其下為
其始必相擊之勢而東南流曰海其下曰洪其下為
尾本末大相擊之勢而東南流曰海其下曰洪其下為
此序九州非謂先治一州之紀事及畢史治一州之功也
之曲折非謂先治一州之紀事及畢史治一州之功也

治梁及岐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

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山也呂不常曰
龍門未闕呂梁山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

崩在氏報梁皆以為晉山則亦指呂梁山矣鄠音道
先注善良后親人謂呂梁之石崇竦音河流激盪

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
汾壻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

汾壻道无云後魏於胡岐置六壁防離右諸胡固
為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逵之險阨

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為雍
州梁岐者非是朱子曰他山皆先地后績

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大
離易欤○陳氏大猷曰魏志梁山北有龍門禹所

固一作因

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大
離易欤○陳氏大猷曰魏志梁山北有龍門禹所

鑿此最用功處水患莫甚於河莫險於龍門呂
斷天地之性也○呂氏曰此禹最用功處故首及
之孟子謂禹行其所無事如鑿龍門折底柱關伊
關豈無事哉鑿所當鑿不憚難而止乃是行所無
事也若避難就易而謂行所無事可乎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鯨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原
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地志
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襄縣東今晉州霍邑
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楊子雲
冀州箴曰岳陽是都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
太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晉氏曰經始治之

之謂修記曰禹能修鯨之功○碧梧馬氏曰九州
惟冀州所書曰治曰修云者有事之辭也其餘則
皆無事之辭○新安陳氏曰惟冀州有脩治之辭
餘州皆無之非餘州皆無事也以冀州之見餘州
之役自禹創始者皆曰修蒙冀文也

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單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曹氏曰
單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抗音之西濟水
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淇水懷山襄陵之時
而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
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毘谷今平定軍樂
平縣少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

書經卷之六

今在澤州府

河南懷慶府河內縣

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為濁漳鄴道元謂之
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
北河鄴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也
○又按桑欽著水經人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
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瀆
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洛水大陸至碣石
入于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於
碣石則漸遷而東漢物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
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天伍而下已非故
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曰從
單懷致功而北至衡漳○孔氏曰漳水橫流入河
故曰衡漳○魯氏曰河自大伍北流漳水東流而

注之也形東西為橫南北為縱從河
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

厥土惟白壤

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夏氏曰周
當大同徒辨十有一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
樹藝以上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
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
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
蓋草人糞壤之法駢剛用牛赤緹音蹄用羊墳音墳
用麋音糜用鹿音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
所當用也魯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

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陳氏大猷曰白言色

復色質辨始可與地剛定賦法也○周禮註釋五

澤故水處也土會以上計貢稅之法○臨川吳氏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十等而錯

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

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

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由漆林之類而征之如

周書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祝于

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按

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

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

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

也朱子曰常出者為正間出者為錯○在九州

入多寡相較以為之等也非科有定取也乃計九州

用什一賦入既為常數而又有有錯法以通之然則

雖夏法亦未嘗不通也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然則

有通融未若商周之全通也孟子曰為孔氏曰多者

為正少者為雜○問之禹貢賦法如何○孔氏曰多者

賦比其法高下如瘠瘠此取民只是將諸州所管之

之廣其田豈無肥瘠如何是各以一等賦便有不均

之廣其田豈無肥瘠如何是各以一等賦便有不均

之廣其田豈無肥瘠如何是各以一等賦便有不均

之廣其田豈無肥瘠如何是各以一等賦便有不均

之廣其田豈無肥瘠如何是各以一等賦便有不均

之廣其田豈無肥瘠如何是各以一等賦便有不均

之最多者為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為高下也地之最腴者為之上上

胡登反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一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涇水薛氏曰東流入涇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潯水反潯河薛氏曰東北合潯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大陸孫炎未人注尔雅曰鉅鹿北廣

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刑以行鉅鹿之廣河非是按爾雅高平曰陸木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澗自澗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固馬司馬王橫漢字平仲人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澤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澤州信都縣有澤水故曰信澤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為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

北至 東

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
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
賦之後當先治也言水上平於田賦後其害小徐治之也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新安陳氏曰
孔氏曰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林氏曰
衣皮夷性不必水乎乃得服諸夷不責其必貢欲
効誠亦不拒也如蠟珠織皮之類耳○王氏炎曰
地寒故服用皮而地暖故服用卉此第志其服
與中國異聖人在
因其俗而不革尔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
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
西轉反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
程氏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
以達河為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
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瀋潭易
各四水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
也又按酈道元言驪城枕去海有石如甬除道
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常昭以為碣石其
山昔在河由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
為水所漸尖音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

濟河惟兗州

兼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為九門無此山也... 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 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面終入河者為比... 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實帝都亦至也... 不得絕遠者言之濫浸及他處規禹用功初水之為行... 州及兗青徐雍却在北處未龍門至今橫石斷所謂作... 不自上而載乃同者極可畏向未龍門至今橫石斷所謂作... 此為甚泄故一孤西象入關陝一脈東注龍門正流道... 上散從西域去此自積石至龍門者工夫最多又其... 黃泥地中故只管推洗亦不甚為患行河東者多流... 漸狹值上流下未急故道不泄便致橫流他處... 先朝亦多造鐵為治河急道不泄便致橫流他處... 俠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俠也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見渠水蘇氏曰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兗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愚謂河昔北流兗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淪入於海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間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林氏曰濟古文作洧說文註云此兗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為正... 界序所謂別九州篇首所謂冀州大川也鄭氏... 仲謂禹貢以地各州為首代地家成憲○王鄭... 年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 遂分徙東即更法渤海已决壘鳴犢口則河相並而... 行元帝末光中又决清河壘鳴犢口則河相並而

于傳川也河始壅塞不通後又決于平原則東入
濟入青以達海而下流遂與潔為一王莽時河
遂行潔川夫河不行於大徑之比而道於相魏之
南則山澤在河之曠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
位而與禹貢不合矣讀禹貢者不可不知也○武
夷熊氏曰交州當河之下流西亞河東距濟北濱
海南接徐豫之境其地平廣演迤無高山即今充
濟德棣魏博滄景等州之地○唐孔氏曰
據謂跨之距至也兗州之境跨濟而過之

九河既道

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
鬴音福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鈞盤八曰鬲音
津其上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
簡絜為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按徒駭河地志
云潯泊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乎

城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
云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云即篤馬河也覆鬴河
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之饒
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絜河輿地記
云在臨津鈞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
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鬲津河寰宇記云在樂
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云在
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
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訛世積傳之語
逐得其六歐陽志音民廬陵人撰輿地記又得其一
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要之皆

似是非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
溲范為徒駭而不知溲范不與古河相涉樂史字
正臨川人宋初撰寰宇記馬頰乃以溲范為馬河當之鄭氏求之
不得又以為九河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扶音
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為也河水可
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
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為九河之證以
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
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
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
地河播為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石碣石

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
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補沒今
究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
者尚在海中其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
自今以為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為九其河道已淪
入於海明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
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鄰
道尤亦謂九河碣石為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
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為之證故前後
異說竟無歸宿益非九河之地而強聲鑿求之宜
其支離而不能得也問齊桓塞九河以富國事果
然否朱子曰當時委立之會

聖曰會同創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而以為喻
王氏炎曰二水勢均故曰會同
地不及山知多平地河患為甚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蠶桑也蠶性惡去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宛言之者宛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宛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齊人織作水統綉今俗傳河間產絲最宜於此持桑可知織之者農桑衣食之本故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脉墳起也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茂條長也○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為宜不待書也宛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矢或喬而或漸苞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現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曰宛徐揚居河濟江惟下流水未平則為下濕於草木非宜故以三州言草木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二載乃同

書經大傳 夏書卷三

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朱子曰：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織文綾羅之屬。○林氏曰：八州之貢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也。

浮于濟，潔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潔者河之支流也。宛之貢賦浮濟，浮潔以達於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又按地志曰：潔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為此乃漢河，與潔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潔河所在，未詳其地也。陳氏經曰：因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在今冀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唐孔氏曰：青州東北跨二州，分青州為營州，即遼東是也。漢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朝鮮等處皆青州之境，亦以其地曠，隔故分為營州。今圖南之平蠻等州是也。青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區，南號為東西秦，秦得百二，齊亦得百二，蓋可見矣。古者建侯樹國，最為重鎮，大抵齊之地最為富強，近利故孔子謂齊變而後至魯也。

嶧夷既畧

嶧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經略為之封畛也。反田間，即堯典之嶧夷道也。

維淄其道

維淄水名。地志云出琅琊郡算縣今密州首縣東北。維山也。北至都昌入海。今維州昌邑也。淄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為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充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泗漢下流揚受之。青澗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維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此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海涯之地廣莫而斥。音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地可煮為鹽者也。復其斥鹵。林氏曰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弥望皆斥鹵。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十二賦第四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

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音錄

萊夷作牧厥篚麋絲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上並
 同故曰錯林氏曰既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
 此與楊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別為一
 物如錫貢磬錯之錯理或然也畎谷也岱山之谷
 也泉麻也恠石恠異之石也林氏曰恠石之貢誠
 為可疑意其必須以為器用之飾而有不關者
 非特貢其恠異之石以為玩好也萊夷顏師古
 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
 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為生也麋山桑也山桑

以精鹿為叙
而多震為叙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慶府萊蕪縣也
 西南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蓋淄水出萊蕪
 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

之絲其勑反如各中琴瑟之絃林氏曰惟東萊為
 有此絲以之為繒反慈陵其堅勑異常萊人謂之山
 蛋音塞意時貢土物以見萊王之意放○蔡氏元
 者以貢物不他物也○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
 所出為良也○不惟繫絲出東萊○孫氏曰
 出於萊夷玄高出於淮夷織貝出於島夷故青揚
 徐叙厥篚於三夷之下

南而入濟不言遶河者因於交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
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
辨故略之也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并青於
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於青也
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一十至蓋以鄰
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
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
州之疆境始別也武夷氏曰徐州沂泗諸水在
其前與東與交豫之地皆可接
引而在懷抱拱揖之內亦東方一形勝也徐即魯

淮沂其乂

境也連淮海東夷其俗有一曲阜沂泗則體我志
雅之即而彭城則其俗又雄傑為悍自負劉項起
於豐沛朱全忠以錫山人游夷徐成皆
在其地牧守之任亦不可不重慎也

淮沂一水名淮見道水音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
境至揚徐之間始失其之濫為患尤在於徐故淮
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云出泰山郡益縣艾
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于下邳音西南而入于
泗音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音道謂水出
尼立山西比徑魯之霄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
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

泰山也。又按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沂，有濇，而獨以淮沂言者。周啟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濇。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則徐之川莫天於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為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天於沂，沂又則自沐而下，凡為浸者可知矣。

蒙羽其藝

蒙羽，一山名。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也。藝者，言可種藝也。即語東蒙詩奄有龜蒙，羽山即縣極處。○任氏炎曰：先淮後沂。

先大而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而後下也。淮沂又而後蒙羽，可藝事之相因也。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也。鉅，即大也。水蓄而復流，堵謂之豬。按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為二：南為荷，北為濟。郟道，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為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矧，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道沐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於是乎見。又鄆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或皆大野之地也。魯氏曰：或交州其澤，蓋曰大野，濟水之所絕，則禹之時蓋在

徐之西交之東也
周無徐故專屬交

東原底平

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晁氏曰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平中文徙城於東南。則其下濕可知。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謂之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景帝亦謂濟東國。云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也。○魯氏曰。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東京地之平者。無不治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粘曰埴。埴。膩也。粘。泥也。如脂之膩也。周有埴。音埴。之工。老氏言埴。埴。以爲器。惟土性粘膩。細密。故可埴。可埴也。漸。進長也。如易所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也。如詩之所謂如竹苞。美言其叢生而積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一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

磬

浮淮夷音并贗珠音名既音魚音厥音篚音玄織音縞音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音有之故制以為貢周書作維音絡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墳音以醉音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音驪音土中央音豐音與音同以黃土將建諸侯音釁取其方面之土苞音以黃土直音于余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為是用也羽畎音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音旌旄者也染人音見周禮之職秋染夏音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音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為飾者多不但旌旄也

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于羽山之畎則其名山以羽者以此欵嶧山名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山下邳今淮陽軍下邳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音許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為貴也泗水名出魯國下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為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下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濱水旁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著音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為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

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蚌也。項之
別名也。暨及也。珠為服飾，魚用祭祀。今溲泗楚皆
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夏翟之出于羽畎，孤桐
之生於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魚之出於淮夷，
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
玄，赤黑色，幣也。武成曰：篚厥玄黃，織縞皆縉也。禮
曰：及期，音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從感禫而
織，記曰：有虞氏，縞衣而卷，老則知織，縞皆縉之名
也。曾氏曰：玄，赤而有黑色，以之為衣，所以祭也。以
之為端，所以齊也。以之為冠，以為首服也。黑經白
緯，曰織，織也。縞也，皆去文，即吉之所服也。縞，以

浮于油，泗達于河

曰：狐生者為良，滿言曰：狐竹之管，陸農師曰：桐性宜
濕地，不生於岡。詩傳曰：梧，難得而生，高桐曰：性宜
也。朝陽，以觀中之生，山陽，難得而生，高桐曰：性宜
石，輕浮，可為磬者，成而貢之。磬，聲清越，取輕浮者
良也。今海濱亦有浮石，而貢之。磬，聲清越，取輕浮者
縉也。也。端，取正，謂士服，袂二尺，二寸，屬縞，三
等也。也。陳氏，雅言曰：士服，袂二尺，二寸，屬縞，三
其地者，一州之雅言曰：士服，袂二尺，二寸，屬縞，三
而必曰：羽，畎，指而必曰：羽，畎，指而必曰：羽，畎，指
珠，魚，而必曰：羽，畎，指而必曰：羽，畎，指而必曰：羽，畎，指
之，所，產，為，善，非，餘，州，之，物，而，可，許，其，地，者，必，曰：羽，畎，指
皆，是，下，所，宜，而，天，下，之，產，智，可，充，其，地，者，必，曰：羽，畎，指
者，每，州，其，土，所，宜，而，天，下，之，產，智，可，充，其，地，者，必，曰：羽，畎，指
也，而，於，此，謹，之，尤，至，以，明，彼，之，利，所，有，者，必，曰：羽，畎，指
之，所，善，彼，之，所，否，即，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
正，之，意，也。

許慎曰：汝水受陳留後儀隴，隴水為澗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澗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沂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沂，然則泗之上源自沂，亦可以通河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問薛常州作地志，子旦此二州是其所經，歷古今不同。難下于故，不作諸葛誠之要補之，以其只見明于上，故也。地理最難，理會全合禹貢不著了。○武夷熊氏曰：揚州在東南，兩淮以地勢言也。山必起於西北，澤必匯於東南。經言淮海惟揚州也。比距淮東至南海，閩粵雖上古未通，亦當在要荒之服。禹會於南，塗山會稽，又禹迹之所至矣。西抵荊州之境，淮之西當在桐、柘、荆、州之界。江之西宿在衡、漳之界。其地乃淮、東、西、江、東、西及兩浙之地。建都於江南者，全

則以規極中原奄有四海則自古以來未有也

彭蠡既豬

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詳見道水。

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今惟彭蠡洲者，之間千百為群，謂陽鳥所居猶長小正。篇大戴禮記：鴈北鄉，也。言澤水既豬，州者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

謂作記

遂其性也陳氏經曰曰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
冬至漸北鴻鳴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所
謂木落南翔水洋北徂是也

三江既入

唐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
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其地
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
之口者是也○又按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江岷
音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
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
江為南江可知今按此為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

合流又作又
合流

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
合流又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為三矣蘇氏
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為民法
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草案為口腹計耶亦可見
其說之窮矣以其說易辨以惑人故併及之或曰
江漢之水楊州巨浸何以不書曰禹首書法費疏
音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荆
而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故在不書况朝宗于
海荆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直之
書法也朱子曰三江之說多不同董銖問東坡之
意想硬說且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
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

疑他魯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書中極有難考
處只如禹貢說三北江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會見
新安陳氏曰三北江方不勝異江松古以昭為江
江浦景純以江介為岷江自義興一以江為自
毗陵○江自吳縣海皆以陳氏言非禹舊迹也
合必取既入榮澤後也○據所見而論曰古有九河
水時有三江而後成或合為一平道元謂東南地
旱萬水可考者多矣若成川故舊道元謂東南地
合水道之通塞地若捨經文而指後世以論後世
禹之地理則可難論

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也周職方揚州數曰其區地志在吳縣
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曾氏曰震如三川震

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
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新安陳氏
國語大湖即五湖書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
方曰揚州數曰其區
漫曰五湖義不同

泥
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
音小待朋友
於驕友

篠箭竹蕩大竹即璞也竹關節曰蕩敷布也水去
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天喬高也塗泥水泉濕
也下地多水其土淖猶言南有喬木南方地暖故草木皆少長而木多
猶言南有喬木南方地暖故草木皆少長而木多
上疎河朔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交徐言草

木皆居厥土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濕其生皆然兼
山林言之也若揚之不言草木而貢有弟幹等亦可
與故先草木也青荆亦不言然貢有弟幹等亦可
知矣揚言之而荆揚為一惟徐漸包為異耳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上錯
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器故
變文言下上山錯也王氏炎曰土塗泥故其田下
北方地力之厚也○林氏曰田最
下而賦第七或第六者人工修也

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高金銀銅
瑶琨玉名
曰何以無之惟
王及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卣橘柚錫貢

之材中夫聲下於矢之箭音簞之材中於樂之管
蕩亦可為符節用官掌節有英蕩周禮注盛象有
齒犀兕音外似牛角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梗梓
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
可以備棟宇器械反之用也島夷東南海島之
夷卉草也葛越草布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
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英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
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

見音現下導山唐孔氏曰荊州以衡山之陽為至
者蓋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
此山而猶包其南也宋子曰禹治水時亦不
國不成一皆到性使官屬去彼相視其山
川具圖說以歸作此性書耳故今禹貢所載南
山此荆南府臨沮縣其非雍州岐嶺之南
山其南府臨沮縣其非雍州岐嶺之南
今襄陽府臨沮縣其非雍州岐嶺之南
距荆山亦半屬荆陽為衡山在長沙今潭州
今江西南亦屬荆陽為衡山在長沙今潭州
廣比接雍豫之屬荆陽為衡山在長沙今潭州
上州及西南夷等處皆楚也或謂建都於江
梁州及西南夷等處皆楚也或謂建都於江
為吳越之外其北淮省楚境或謂建都於江
以粵故諸葛亮以此為用武之國英雄之所當
後自北而攻南自南而窺北未有不先得此而
爭凡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見道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
子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
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至海而其勢已奔趨
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宋子曰江漢發源梁
至荆州合流迅疾以趨海有似於朝宗○王氏炎
曰漢水入江處在漢陽東通吳西接巴蜀屬七漢
陽軍大別山下正屬荆州之域

九江孔殷

九法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
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

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為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按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蛛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筵江巨隕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為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為據且九江派別取之耶亦必首尾短長大畧均布然後可斷之為九然其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

之間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况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為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為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漢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考攷則九江非尋陽明其本朝胡氏以洞庭為九江者得之魯氏亦謂漢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漢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為九江益以明矣新安陳氏宗于海即絕曰九江孔殷漢江不曰播九江而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大江九江自九江可謂江於此分為九道者其非明矣證以漢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於東陵則九江當在澧州之下巴

書經卷之三

陵之上而不在尋陽與今之江州尤明矣朱蔡以
洞庭湖當之辨證詳明從之可也謂江南凡水皆
呼為江禹時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自有九水今
代久遠陵谷變遷不可也
水證古水而闕之亦可也

泊潛既道

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九水之出於
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荆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按
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
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河亦謂之沱焉
潛水則未有見也
謂之沱者蓋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
故史記云沱潛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即古潛字

雲土夢作以

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荆州其澤數曰雲夢方八九
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
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
之寘合而言夢則為一別而言之則于澤也雲土
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又者寘之地已可耕治
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
有早晚也
朱子曰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

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

荆州之士與揚州同故田比楊只加一等而賦為
第二等者地闊而人工脩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子音純子音楛子音栝子音栢子音礪子音砥子音

磬子音舟子音惟子音箛子音箛子音箛子音栝子音三邦子音底子音責子音厥子音名子音包子音匭子音菁子音苴子音

厥匪玄纁子音璣子音組子音九江子音納子音錫子音大子音龜子音

刑之貢與揚州木抵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漢孔
氏所謂善者為先也按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
州其利舟楫菴華則荆楊所產不無優劣矣施栝

栢子音二木名也栢木似櫻櫚而可為弓幹栝木栢葉
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為名礪以磨麻者粗
為栢磬者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磬者是也舟
舟砂也箛箛竹名栝木名皆可以為矢董安于子音
戰國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發蒿子音苦子音楚子音
廡子音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箛箛不
能過也則箛箛蓋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箛栝子音
慎氏貢栝矢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底致也致貢
箛箛栝之有名者也匭匣也菁苴有刺而三春所
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所以示敬也
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

皇清五十年
長壽三卷

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春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為菹者非是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春纏周禮染人夏纏玄纏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為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管子曰楊言惟木多不勝名也荆木名之貢止也此也周禮菁茅春官司尊彝醴齊縮酌註云以茅縮去滓也○鄭氏曰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在細細之問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在細細之故貢之入者師錫之錫下錫上也史記龜策傳云龜十歲滿尺如師錫之錫下錫上也史記龜神物國之所納則以貢明其非貢物也

浮于江汜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汜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汜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程子曰不徑浮江漢兼用也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支流期於便事而已王氏曰江汜潛漢均與後由各可至南河故曰逾皆水道不通必陸行逾洛狀通導陸而後能達也逾于河同義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周周公定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長短變殊何以云各五千里

此但中國地各遠許多至北則豫州為中而
際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北則豫州為中而
南有偏耳所謂四方道里適均故古人於此定都
州居天下之中亦朝會貢賦之便湯之臺今河
不但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賦之便湯之臺今河
南其地師是也成王之洛邑今河南洛陽是也
南其地師是也成王之洛邑今河南洛陽是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
縣南北入于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今商州
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者非
是洛水地志云出弘農即上洛縣冢領山水經謂
之謂伊山今商州洛南冢領山也至鞏縣入河

今河南府鞏縣也瀍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
替亭北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
山實瀍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
縣也澗水地志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于洛
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澗池音池之間今澗池縣東
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即澗水
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鹿陽山然則澗水出今之
澗池至新安入洛也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
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
入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荊州言中漢朝宗于
海意同蓋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詳見下文

柴波既緒

柴波之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温縣入河潛行絕河
南溢為柴在今鄭州柴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
倉者古之敖山也按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
南柴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柴口石門也鄭康
成謂柴今塞為平地柴陽民猶謂其處為柴澤即
道元曰禹塞淫水於柴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
濟水分河東南流瀾明帝使王景即柴水故瀆東
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柴陽縣有狼蕩渠直
受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波水

周職方豫州其川柴維其浸波澹爾雅云水自
洛出為波山海經曰蜚涿音之山波水出其陰北
流注于穀一說不同未詳孰是孔氏以柴波為一
水者非也

道河澤被孟緒

前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今興仁府濟陰縣
南三里其地有河山故名其澤為河澤也蓋濟水
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宛句音淵縣南又東過定
陶縣南又東北河水出東焉是也被及也孟緒爾
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京虞城

出東作策

縣西北孟諸澤是也賈氏曰被覆也河水衍溢道
其餘波入于孟諸不常入也故曰被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音盧

土不膏色者其色雜也壚踈音疏踈也賈氏曰玄而踈

者謂之壚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別言之唯壤則

天墳壚則為瘠地則壚如青灰白地則壤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田中上第四

等賦錯上中第二等而田或第一等也為賦則降為第二而升陳為上下後

厥貢漆臬絺紵音紵厥篚織纊音纊錫貢磬錯

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

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為畿內故載師掌其征

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

不言貢者可知顏師古曰織紵以為布及練然經

但言貢臬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續細綿

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故非常貢必

待錫舟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然揚州先言橘

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於厥篚之文無

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

故言錫貢在先蓋立言之法也孔氏曰織縞則織為縞此之織縞則當為縞孔氏曰

徐之玄織縞則織為縞此之織縞則當為縞孔氏曰

是臨川吳氏曰凡錫者非常貢故於未特言之

龜非貢物故言納不言貢稱柚磬錯雖是貢物非

常制所貢也故言錫貢

浮于洛達于河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

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去声

單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華山即西岳在梁州

見道山黑水見道水華山即西岳在梁州其陰為華

興元○周漢魏氏曰梁州即今全蜀之地也成都潼川

以前未嘗通至秦壘山開道閼塞始通也言秦

牛一何嘗不通中國也大抵蜀地北與秦之故迹皆

實為天下要衝世治則順化服從世亂則阻險割

據任擇牧守最難其人不可不慎也則阻險割

○王氏曰後世為巴蜀今四川地也

岷嶓既藝音波

岷嶓十山名岷山地志在蜀郡前音箋道西徼

外在今茂州汶山縣平水所出也鬼氏曰蜀以山

近江源者通為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

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

其第一峯也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郡氐道縣漾

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
嶧冢一山跨于兩縣云川原既將水去不滯而無
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田氏炎曰江漢發源
此州方江漢之源未
涿水或汎溢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
種藝知一水
之順流也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地志蜀郡郫縣
沱在東西入大江郫縣今成都府郫縣也又地
志云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汶江縣今
永康軍道江縣也潛水地志云巴郡宕蕩渠縣潛
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郫道元謂宕

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置山下西南潛出南入
于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瀟谷水出西南入漢
瀟音安陽縣今洋州真符縣也○又按梁州乃江
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道少江也嶧之藝道濂也
道潛則漢志矣上志岷嶧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
是而見陳氏曰沱潛發源此州而入荆州故荆梁
漢支流皆名沱潛不拘一處岷嶧藝則江漢之上
源治矣沱潛道則
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

蔡蒙一山名蔡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蒙山
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郫道元謂山

上合下開，涑水逕其間，涑水脈漂，疾。

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穿，涑崖則此。

山在禹為用功多也。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

旅祭也。陳氏大猷曰：古人舉事必祭，况治水大

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於梁雍言之者蓋九

蔡蒙於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名山皆於蔡蒙紀雍於

山始於荆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於蔡蒙紀雍於

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然特言於諸州

之後其先旅民口而後致力於神之意致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又

按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

川水自蠻界羅岷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

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

音恒屬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

二說皆未可必，但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既皆

地名，則此恐為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

嚴道有和

厥土青黎

黎里也。《說文》曰：沃壤也。屬州吳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按賦雜

出他等者，或以為歲有豐凶，或以為戶有增減，皆

書經大傳 卷之三

非也。意者地方有上下年分法不同。如用官田一
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冀之正
賦。第十等。而間歲第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
間歲第六等也。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間歲第一等
也。梁之正賦。第八等。而間歲出第七等。九等也。當
時必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
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
揚豫梁四州言哉。臨川吳氏曰。田下上第七等賦
第七則降揚於下中而梁為下上或時錯出第九
則升充於下中而梁為下下通本等等八為三故

厥貢璆鐵銀鈹器。能鹿狸織皮。

璆。玉磬也。鐵。柔鐵也。鈹。剛鐵也。可以刺鐵者也。磬。石磬
也。言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後世蜀之
車氏。程氏。以鐵治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
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為多。獸之所走。能鹿。狐
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
罽。居例也。○林氏曰。徐州貢浮磬。此州既貢玉磬。
又貢石磬。豫州又貢磬錯。以此觀之。則知當時樂
器。磬最為重。豈非以其聲角。而在清濁小大之間。
最難得其和者。哉。隔軒鄭氏曰。漢志。捷為郡。朱提
縣。有朱提山。出銀。每銀八兩。為
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獨美於他州。故以為
郡。正梁州之度。并梁州之銀。獨美於他州。故以為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河入于渭龍
于河

陝西泚州府在衛城蜀今

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泚州臨潭縣
縣西南桓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蘇氏
曰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再至漢中東行為漢河
即道元曰自西傾而至段嶺浮于西漢西漢即潛
水也自西漢溯流而屈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
岡北迤邐接漢江歷漢川至干嶺水逾嶺而聚于
德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屈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
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

斜水出衙
嶺山經斜
谷北過五
丈原入渭
五丈原在
陝西鳳翔
郿縣西三
十里

問之云褒水通河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
河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
如此則漢中穀可致經言河漕而不出褒斜者因
天以見小也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
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河此又未可曉也
絕河而渡曰亂林子則西傾雖在雍州其人何事
東故梁其道及之京師者必道取梁州因桓水而
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即西戎之境能支
狹理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數雜皮
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以此來
貢也○孔氏曰漢上曰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翼

都而言也

王氏曰曰

雍州之地秦漢曰關中

之形勢皆此所謂秦漢曰關中
下形勢皆此所謂秦漢曰關中
制諸侯故言定都者必先為固全一而西河為界
而西諸侯故言定都者必先為固全一而西河為界
大抵周秦漢唐世有羗胡之患以為都地其地廣漠可為
受降城及靈夏唐世有羗胡之患以為都地其地廣漠可為
之古今地志雍州之西即無黑水所謂黑水也
音有之崑崙山有以云在傳海則今瓜州也
則重岡積崑崙山有以云在傳海則今瓜州也
州乃在河西五郡實當西北界上漢人所南支崑
匈奴右臂者以不與西戎相接也史當有銜斷瓜

弱水既西

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冰焉散渙無力不能負亦

按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

導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亦郡剛丹縣薛氏曰

弱水出吐谷渾胡比界窮石山自剛丹西至合黎

山與張掖縣河合又按通鑑魏大武擊柔然至栗

水西行至免音園水分軍搜討又循弱水西行至

涿音邪山則弱水在免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

北史載大武至免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

張掖水北度燕平然山與通鑑小異宜瀚海張掖

水於弱水為近乎程氏據西域傳去以弱水為在

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

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應窮

書經大卷二

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渭也又按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北曰此函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灑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豐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且小故言從

灑水攸同

灑水地志作鄠出扶風鄠音戶縣終南山今永興軍鄠縣山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渭水自鳥崖而東灑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二山名荆山即北條之荆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樞陵原也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終南惇物鳥崖亦皆山名終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為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惇物地志古文以塹山為惇物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武功縣也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俗呼為青雀山舉三

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相若故言同

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指此也
鄭氏曰其地在幽今邠州也豬野地志云武威縣
東北有休屠金澤古今以為豬野今涼州始威縣
也治米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
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即非窠三苗之地或以為燉煌未詳其地
苗之窠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
苗於是大有功叙今按舜窠三苗以其惡之尤甚
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舊都今既窠者已丕叙而
居於舊都者尚桀鰲傲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
阻氣習使然今湖南衡洞時猶竊發倖而詢之多
為猶姓豈其遺種歟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
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煌縣東南山有二峯故曰三危○武夷縣氏曰首
言弱水終言三危極其遠而言之也○高氏曰首
苗有罪自當窠逐發政施仁自當及之故治水至
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叙後世以為
投之四裔若絕之者非睡人之心也

書經卷之六 禹謨 四

上全泥最下故楊田下下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王代

東方朔云關中之地號為直一金田上上可知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爾雅曰西北之美

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玕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

屬也不言惟一類物皆言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羗中今翻州龍

支縣界地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

龍門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

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

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

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按邢恕字叔和奏

乞下渭河路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

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渭河路漕使去李復字履中

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

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

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崑崙山石峽險

窾側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
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
十里方再合逆溜反力救水淺灘積音不勝舟載
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矣事遂寢刑怨之策如李
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貢賦之路亦曰浮子積
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
而後之言乃如此何也姑錄之以備參考云武夷
曰正道皆從渭達河惟山脊以西之地謂道不可
通處必自積石之河經涉龍門然後達於西河以
至帝
都也

織皮岷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羌折支在河關西千餘里
渠搜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
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音
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
平而餘功及於西戎故附于末蘇氏曰青徐楊三
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三國亦篚織皮但古
語有顛倒詳畧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
下浮子積石之上閻編脫誤不可不正愚謂梁州
亦篚織皮恐蘇氏之說為然武夷熊氏曰崑崙唐
即今陰山河南甘肅處○歸軒郭氏曰按西羌傳羌
地在金城郡河關縣之西南濱於賜支至平河首
賜支者禹貢
所謂折支也

底

道音平及音キ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

于太岳柱析城至于王屋音赫大行恒山至于碣

石入于海

此下隨山也岍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岍山地志扶風岍縣西吳山古文以為岍山今隴州吳山縣吳嶽山也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按寰宇記隴州岍源有岍山岍水所出禹貢所謂岍山也鼎氏以為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岐

荆見雍州壺口雷首大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山皆冀州山壺口大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鼎氏曰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鼎氏曰山狀如屋大行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恒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今定州曲陽也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為荆山之脉逾河而為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

代郡今山
西大同府
代州在大
原府靈武
嵐憲皆屬
大原大同
二府秦乾
河在大同
朔州屬順
天府冀州
屬真定府
並隸北京
汾河晉水
屬太原府
沁河潞水
各在本州
潞即漳水
地皆在河
西

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
傳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
物非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若吟之葬法所言
也若必實以山脉言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蓋河
北諸山根本脊脉皆自代北襄武嵐憲諸州來
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
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滹沱冀以
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大岳次一支包汾晉
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
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其間各
隔以諸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為是

諸山哉山之經理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條
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理者可見矣王鄭有三條
四列之名皆為宋當今據道字分之以為南北二
條而江河以為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為二焉此北
條大河北境之山也宋子曰每州各言境內山州
非自然之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山川自東而西
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九州山川自東而西
說如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九州山川自東而西
要辨味且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脈踏地如後世風水
之流即味且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脈踏地如後世風水
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為天下之脊今是
說者分陰陽列言導研及岐至荆山荆山脚今是
逾山河而過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荆山荆山脚今是
荆山地脉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尚說不是
通况禹貢本非地理會地脉脚其所謂地脉尚說不是
見於九州者其定所無縞則不知其後者其所謂地脉尚說不是
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縞則不知其後者其所謂地脉尚說不是

西傾朱圍鳥鼠至于大華熊耳外方桐柏

次次於在條融序可漸表可乃蓋絡於山山源之
名陽鄭梁蟠王不施入識見先並源山山之委妙
稱列玄州家肅得始于自欲以行委水有治脉也
未岷謂相至以不決海西施工山不因勢絡故或
常山岷去數岫然九則决工山蓋相以未條以道
宜為岐數千原至○而流使所措洪也山旁因不
蔡正陰里為南石安四海稍其滔天州舊道納川
氏陽正豈可條然內方大傾至陪尾出於馬
以列為豈可條然內方大傾至陪尾出於馬
二四列西傾為次陰列訂之陰云
列是為次陰列訂之陰云
訂是為次陰列訂之陰云
之陰云

至于陪尾

西傾朱圍鳥鼠大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陪
尾豫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圍地志在天水郡冀
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俗呼為白巖山鳥鼠見雍
州大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華州華陰縣二
十里也熊耳在商州上洛縣詳見豫州外方地志
頽川郡宗嵩縣有崇音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在今
西京登封縣也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
今唐州桐柏縣也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
有樞尾山古文以為陪尾今安州安陸也西傾不

言導者家導研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此山在西傾朱圍在積石山東鳥鼠滑水所出在
龍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大華相首尾而
東太華熊耳外方桐柏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
各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
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
備○曾氏曰研與西傾皆雍州之上故西傾不言
導其文義於導研也岷嶓皆梁州之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義於嶓冢也

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嶓冢即荆州之嶓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詳見

梁州荆山南條荆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

陽府南漳縣也内方大别亦山名内方地志章山

古文以為内方山在江夏即竟陵縣東北今荆門

軍長林縣也在傳吳與楚戰濟漢而陳陣自小

别至于大别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

别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此南條江

漢北境之山也荆山在荆州内方大别皆荆州

山漢水所經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相南縣

今潭州衡山縣也九江見荆州敷淺原地志云豫

章郡歷陵縣南有博易山古文以為敷淺原今江

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為在翻陽者非是今

按晁氏以翻陽有博陽山又有歷陵山為應地志

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地不應又為歷陵縣
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為近之然所謂
敷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庫音亦未見其為在所表
見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
紀志者而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
者未必得其真也始俟知者過經過也與導音研音逾
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敷淺
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
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錦之地至
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
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脉連

延過九江而為敷淺原者明甚且其山川岡脊源
流具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况殘山斷港音歷
數千百筆者尚何自取信哉岷山不言導者音導
岷家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音問岷山
朱子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小兩山夾行中間必有
水兩岸而行別邊一支為建康文一支許多去處
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文一支許多去處餘氣
為福建二廣一禹貢時只分南方殊不見禹施而
綠是山高少水患當時只分南方殊不見禹施而
記述得文字不整齊耳音只分南方殊不見禹施而
繫可於此禹貢則見九江無洞庭今疑矣其地驗
之有洞庭無九江則見九江無洞庭今疑矣其地驗
彭蠡冬月亦過只字有三義有山過水過人過如
貢地至敷淺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如
過九江不通敷淺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如
水所經在荆州音林氏曰岷山所導之水乃合河

合黎流沙不可意度○周氏曰禹惟先决山陵之積水使有所歸然後河可施之功如上文既聚岷岐至碣石然後導河之功施焉至碣尾然後導淮渭洛之功施焉至碣而後及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地志出犍乾音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犍
檄雞山南至檄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圖江曰西珥音河曰麗水曰瀾滂音眉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

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兩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兩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為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漢之兼榆澤相貫廣處所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音池即兼榆之地武帝初開滇音隨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无皆謂此澤以兼榆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兼榆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

三危地作
三苗種裔
一本無字

宿鳥不遠宿昌即三危之地與三苗之叙于三危者又為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雍梁西界入南海亦不經中國故次之弱水黑水流水言道而南著其地未詳○陳氏大猷曰黑水能截而弱水濁弱且西流萬水皆清而黑水濁黑且南流天地之間有常有變不可以一律齊聖人順其性而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北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

通河入于海

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砥柱見滎山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今亦名富平津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汭大伾孔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以為在成臯鄭玄以為在脩武武德臣瓚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成臯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按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若成臯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砥柱之須䟽鑿西去洛汭既已大近

東距泒水大陸又為絕遠當以黎陽者為是泒水
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柏澤渠也程氏曰
周時河徙碣石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河
迹大相背矣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
達於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為王莽河非也古
泒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信都大抵北
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為合北過泒水之文當
以信都者為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意
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
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為九下同而為一其
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按

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
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
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二百
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
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
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尾曰悶磨黎
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
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蓋遠他
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二說
恐薛氏為是河自積石二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
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畧也龍門而下

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泮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攷自大伾而下垠岸高於平地故决鬱流移水陸變遷而泮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又按李復云銅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仲

原所築東受降評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謂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關去其齟齬以决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於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朱子曰釋水云河千石北行又東乃折而南計應三十里然後至龍門而為西龍門地勢險峻率破山以行禹功於此最難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於底柱又東至孟津東過洛汭而為南河至大伾而極始折而北流為東河至兗州而分為九復合為一極而入海河於是終矣河為四瀆宗其發源西北

故叙中國之水以河為先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洛
川之滌縣東北入河其間亦名為洛水之為言在洛水之內
也南水入河其間亦名為洛水之為言在洛水之內
道難考雖各稱道亦名為洛水之為言在洛水之內
有徙移也河既變遷年世又遠人不知新河之為
舊山之真歟○蘇氏曰河也輒並為河求之新安河之為
一迎八而後入海○王氏曰河也輒並為河求之新安河之為
已非禹之故道漢元光三年陶遂分東郡更注勃海河
决于瓠子又决于魏之館陶遂分東郡更注勃海河
在清河靈鳴犢口則河相並而流入于博光中河又
壅塞不通後二年又决於平原則東入濟州也河始
達于海而下流與深為一於莽時河遂入濟州也河始
河不行於大任之北而遂行於相魏之南則入濟州也
禹貢不合矣○支川與河之相建紹後黃河夾入齊至滄州
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南清河由文合齊至滄州

嶧家道漢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
水獨受大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土淮
而後趨海清源出河北溫州猶經枯黃河之中以入汶
同方氏得於身經目觀與諸家據經上而說者不
又因方說而後濟水之入河復溢出于道之大不同
可見矣

三溇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
必列文

東為北江入于海

溇水名水經曰溇水出隴西郡道縣嶧家山東
至武都常璩音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

書經

卷

所謂潘家道漢者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東始
源曰河逕葭萌又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
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
而同為漢水者是也水源發于嶓冢為漢至武都
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酈道元云武都縣北四
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
水之經歷隨地浮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三澗
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澗
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澗楚嫁水疑即三澗
之一然據在傳滄浪澗則為水際未可曉也大
別見澗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澗也彭蠡

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靜海縣○今按
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
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
信徽撫吉贛贛南安建昌臨江袁鈞隆興南康數
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為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
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
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番陽又橫
截而北流為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流緒而為澤
泛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
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過月高勢亦不復容
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

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為彭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為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道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絕為反矣今廬山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原淺每歲四五月間蜀嶺雪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為合東匯北匯之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錄彼

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嘗以事理情勢考之洪水之患惟河為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治而身督之檢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於湖而不知彭蠡之源為甚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為匯謂之北江無足怪者然則番陽之為彭蠡信矣因說禹首此最難且如漢水自是從今漢陽軍入江下至江州然後江西一帶江水流合為大江兩江下水相注故

江西水出不一為彭蠡上取漢水入江處有多
少路今言漢水過三陞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東匯
澤為彭蠡全然不合又向如去諸水皆不見蓋禹
時只治澤蘄數州為詳南方諸水皆不見蓋禹
只得之傳聞故多遺闕又差謬如此今又不見
他聖人之經不是所以難說然自古解者不一
終是與他地上水不合東匯澤為彭蠡多此一
句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

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為澗東為中江入于

海

沱江之別流於岷者也澧水名水經山武陵沅縣
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鄭氏云經言過言會

者水也言室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按
文九江澧水既與其六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荆

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
北者非是會匯中江見上章甚用禹治江不見

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
比會為匯東為中江見上章甚用禹治江不見

何載得恁畧○潘家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
之水過三陞至于海又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

東為比江入于海又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
江至于比江入于海又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

為是下既出尊信人皆貢之固不容復有訛者
之是下既出尊信人皆貢之固不容復有訛者

是下既出尊信人皆貢之固不容復有訛者萬
句如說九江則曰彭蠡過尋陽別為九或曰江

往會焉說北江中說江則曰漢既指今日出為
會而馬說北江中說江則曰漢既指今日出為

以當之說數淺原則說九則曰漢既指今日出為
以當之說數淺原則說九則曰漢既指今日出為

於而欲禹論說水東則其何而後江况流於之過以而
 齒遂大之出也匯今宜為以先以混漢之江大而不勢而
 頰其濟所為此為但曰昔識行為一為自日之則澤比稍
 間生天為而數彭見南日其河二為以江後一漢過匯是遂高而
 以耶昏門亦者而為一不水江應而之為入于已大勢成之所
 為抑墊不不免無水江而曰今漢昔也彭百山下復無彭是
 茗如陸之入免無水江而曰今漢昔也彭百山下復無彭是
 飲陸之入免無水江而曰今漢昔也彭百山下復無彭是
 一羽民胙於一亦而曰今漢昔也彭百山下復無彭是
 時張使手窮之不會見會以居今江識匯里南容無彭是
 之又得眠也窮焉其以中分而為後今謂江於初漫為
 快新平足蓋窮於者分實計耶之且以會日復其則來江非
 也葦土而味是亦流計耶之且以會日復其則來江非
 嗚但居以別則可則則以比會日復其則來江非
 呼飲居以別則可則則以比會日復其則來江非
 彼較以為則則可則則以比會日復其則來江非
 以其衣病不洲通所湖方何其出漢次此水矣而所
 是毫且者知別之謂口言以出漢次此水矣而所

會鈞東之在匯可雲非江千小理陵斷地當長江所說在
 而自境大為以慶則常分則江數名九許而容若江一者能
 至饒以江彭證前又見派正矣此以又岷山可通東之復
 隆微接于南而江說其小以見其不吐當又壯盛浩無津
 興信于降自江者為非尋可陽以東甚遠之及下流此漢
 北興州降自江者為非尋可陽以東甚遠之及下流此漢
 南分建興今水亦為非尋可陽以東甚遠之及下流此漢
 康常昌府江亦為非尋可陽以東甚遠之及下流此漢
 陽武軍之州比湖口則彭蓋遠之及下流此漢
 左諸自彌漫縣南彭蓋遠之及下流此漢
 里邑州數南彭蓋遠之及下流此漢
 則方州數南彭蓋遠之及下流此漢
 岸數南彭蓋遠之及下流此漢
 漸千安百南彭蓋遠之及下流此漢
 迫甲軍甲康為若曰流此漢
 山之水自源饒也漢水又替

書經卷之三

書經卷之...

三遺若勢載土惟理源于甫事讀施矣一今獨交而妄蠡
甫官梁重然疎河情兩海田說之穿其讀或我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
氏爵雍後後故為勢江十鄭之愈鑿以亦不而平取體正于脉今之區特為
之往刑頌同河甚求不三熊皆疑以蓋有思傳之此區記為山盧東以者則
所而揚禹於之而充然後實文亦東匯澤則初其胡謬不昏憤凡此支大其
當之偏親州於州乃果又文謂為信巧其不考得者其口既昏也吾恐此
是亦急而料為其洵參亦東匯澤則初其胡謬不昏憤凡此支大其
時可不行時甚流所以此予彭援秘監使近有反而無足類不
水也行時甚流所以此予彭援秘監使近有反而無足類不
澤况疏不此作曲誤三予彭援秘監使近有反而無足類不
山洞鑿可等治而也說既蠡證監使近有反而無足類不
林庭固一處之流蓋者日東皆暨使近有反而無足類不
深彭已一事功緩洪而視為既近有反而無足類不
時蠡通日事功緩洪而視為既近有反而無足類不
不之行而急十地水深彭北精世識之之足類不
測間則舍民有平之蠡江博鼎之之足類不
彼乃分去困三而患事有入而詹士遷言不

原其口至而徙桑江即乎又於濁而當洲於不別之沮為
則志縣干改治縣郡今此未江流湖各介前通之所經渭者
已之純東為江後本之又嘗而舟口分於矣之說何或伊亦
自繁四陵江南以在江州見相得為渡二間果說獨潛或
江密十而州以江州古之為以然蠡之予出漢漢水別之
州足里後實故北比而之數不東其既平則亦已蓋見後
順數不于古南尋今數淺通之惡睹所因中其彭舟可也
流乃知東彭九得并謂原即妄說也謂中其彭舟可也
東如東彭九得并謂原即妄說也謂中其彭舟可也
下此陵則地尋桑州今說也謂中其彭舟可也
湖又的自也陽桑州今說也謂中其彭舟可也
口曰在何今又况各立實德若中其彭舟可也
又過何今又况各立實德若中其彭舟可也
復九處江况各立實德若中其彭舟可也
沂江何州經後部武安曰江可蠡北也入便之此一味河
流至所城言又又昌縣古比行之為今匯須鑿又而別之
南於表下迥因自郡則之江之水大皆無處有既見無說
上敷異至九尋江之漢九之隙雖江無處有既見無說
彭淺而湖江陽北柴九江別而限之又一辦為味濟

書經卷之...

方負其險阻不即工則官屬之為生者固未必遠
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庭下流之已為江而不知其原
之甚遠而用字之為多澤而見其廣也此致宜無足知
其中若其深耳今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致顧讀
者未若其深耳今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致顧讀
洞庭為九江更以經之凡例亦自可致顧讀
東陵者言導嶺也山是漢水而過三流之橫過九江至
之口以淺原者言導嶺也山是漢水而過三流之橫過九江至
王于敷淺原者言導嶺也山是漢水而過三流之橫過九江至
衡山是導嶺也山是漢水而過三流之橫過九江至
原也觀之則疑於此文意亦既明矣乎口論而思
禹貢即有所疑於此文意亦既明矣乎口論而思
為北江入于海者為此條復見鄭渙仲所論而思
之去其所謂北江者則彭文之無意中江者無所措矣
晚以象思假守二年於彭文之無意中江者無所措矣
川地之思假守二年於彭文之無意中江者無所措矣
江為洞庭之實而二年於彭文之無意中江者無所措矣
於胡秘監之說也細以地理遠近之勢度之宜從
為是

道音尹沈水東流為音九洲入于河音九溢為音九榮東出于
陶丘北又東至于音九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
東入于海

沈水濟水也發源為沈既東為濟地志云濟水出
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
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沈水既見而伏東出于
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
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
是為濟水歷號公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

之南溢而為滎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又東出於
陶丘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又東
至於荷荷即荷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
有荷派濟流至其地爾汶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
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今青州博
興縣入海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
青以入于海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
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酈道无謂濟水當王
莽之世川潰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
脉水不與昔同然則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味嘗
絕流也程氏曰滎水之為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

適會河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
禹還以元名命之按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為有理
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枝流而
冒稱為滎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
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况經所書單立滎
沈條列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
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
注顯伏南豐曹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
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
于栢崖之灣而至于涓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
北折而西也悍點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

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多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竈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并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濼澤疑哉早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河亦濟所經取其井水者膠謂之濼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

購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非深考耳新安陳氏曰方氏回嘗新過枯黃河見濟水海而謂清濟賈濁者今在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性下固能伏流而為榮然其性功實能動絕大水河中而為榮也程奉之謂溢為榮非濟能動絕大水者以河濁榮清其非當矣今大河改而南流而非古大河多結集濟之貫河其迹顯然泰之之非不辨而

道漕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桐柏見蕩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

又東過潏沮入于河

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並

見雍州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惟

誕不經不足信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

鼠山西比禹只自鳥鼠同穴道之耳

入渭渭入河東會于灃即灃水攸同也東會于涇

即涇會渭兩也東過潏沮既從也灃至大

源相流言此也

又東北入于河

熊耳盧氏名縣之熊耳也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冢嶺

山禹只自熊耳道之耳○按經言嶧冢導漾岷山

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嶧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

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即桐栢導渭自鳥

鼠同穴道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

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

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流水

不言山者沅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

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木

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
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
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成致也因庶土所
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
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
則品類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
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致稼穡之
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
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復齋董氏曰九疇先
治則六商皆備○周氏曰庶民曰底值其心也則
也本末皆備○周氏曰庶民曰底值其心也則庶民
九等之田三等言其畧九等言其詳也○陳氏大
猷曰上各州惟特一畧至州總結之以見九州之

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土而命之氏
者也林氏曰水土既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如契封
於商賜姓子履封於卽賜姓姬有土有社昔

錫土姓

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在傳
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土而命之氏
者也林氏曰水土既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如契封
於商賜姓子履封於卽賜姓姬有土有社昔

是偏錫之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距遠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
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
能違我之所行也王氏炎曰曰台曰朕皆屬自
言指台朕為堯舜非故意也
○馬氏曰水土已平天子於是封建分理又故已
德以先之而莫敢違皆禹功所致也即迪朕德時
叙之意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

百里納秸服四百粟五百里米

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
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禾本全曰總刈音音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皮曰
秸謂之服者二百里內去王畿最近非惟納總銍
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秸言之者總前
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
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
之去藁麤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音遂而納穀
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
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
五等者也朱子曰甸里者乃道途遠近之數非方井
之里也甸治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

書經卷之三

主為天子治田事欲謂之向服○近畿而遠精近
者易致遠者難致故也○畿內專言田賦者畿內不
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此以下因水土既平而言
互相見○事○張氏曰○其事也○內而向侯綏而
不各服之事○治田禾葉日終供飼國馬○孔氏曰
為天子服其治田禾葉日終供飼國馬○孔氏曰
上鍊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者內詳王賦之法而
蘇氏曰○獨言向服之賦者○禹之內法達於天下
可推也○陳氏曰○大猷曰○禹之內法達於天下
變獨以山維禹向之傳少康有田一成師聲名未
畿獨以山維禹向之傳少康有田一成師聲名未
之所萃四方百服之農事國之民也○京師聲名未
謂服如服示天下百服之農事國之民也○京師聲名未
只納輸之役也○百里在遠近之中故使只納輸
服輸之役也○百里在遠近之中故使只納輸
以服字統之○結字上○魯語曰○若去禾中
納空葉惟使若存禾中葉之事是其賦輕於四百里
五百里其賦重於百里之粟米而其賦輕於四百里
之事是其賦重於百里之粟米而其賦輕於四百里

字以為總前二者言之為通蓋孔氏亦以此明
下服並皆有所納之役矣第孔氏說以服字貫
銓粟米言之
文勢為礙爾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
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
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國可以禦外侮
小得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宋子曰第二之百里為男爵之國○三百里謂自
三至五為百里者三隨文生例不可拘此○侯服
惟言邑國者畿外主於封侯亦互相見○呂氏曰
采邑如今之職田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

書經卷之六

在其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

衛

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陳氏大猷曰綏服內安中國外安邊疆非全無文以此主衛以文教以禮也

而已洽世武易地故以修之聖人不黷武而廢武也與後世恃小國而結兵者異矣石之禍石晉以盧龍略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畧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在傳云蔡蔡救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蠻二百里流

里

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為尤畧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涇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勢之殊未可曉但意有今土地盛衰不同當郊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

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為中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驟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甚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二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不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王氏曰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蠻慢也甚

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翻為主自東
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冀州而下則西
而東貫串九州之山脈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則
五服自九州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
之經不至於此告成而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
聖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精微焉曰平水
台德教不距朕躬行化之流而躬行教化之效驗
曰文經地志與夫規模次第與水是也○
禹貢紀禹治水之規摹次第與水是也○
之已定矣禹治水之規摹次第與水是也○
域之官率民以趨事也其始於然禹先天下而
為先蓋水患皆因下流壅塞而於然禹先天下而
流以疏其壅塞之所歸則惟河為太水患惟河大
源之高地而下流有歸則惟河為太水患惟河大
西之入於海而經於冀則惟河為太水患惟河大
濟其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功役自冀而下
濟其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功役自冀而下

刑則疏漢之平已下流也○
既通水患於平已下流也○
壅塞之患於平已下流也○
梁東之漢南自南而西以蘇伊河之源自豫而
而東從東而南從南而西以蘇伊河之源自豫而
水之能事畢矣一書之而西以蘇伊河之源自豫而
法度之維持求其細領樞機官闕乎德化若事乎
故曰德惟德先不其細領樞機官闕乎德化若事乎
法當求其德懷之心朕行讀此篇者毋德化若事乎

○其誓

其地名有虜氏國之南郊也○
誓曰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
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眾志而
起其危也○誓師于其故以其誓為篇書有
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有虜

典謨訓誥誓命

卷之六

卷之六

夏同姓之國史記曰故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周孔氏因謂美舜受禪善故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反音之見耳在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妣西典反到周有徐奄音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書一篇則自此始可觀世多矣

大戰于其乃在六卿

六卿六卿之卿也按周禮卿大夫每卿卿一人亦卿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卿之政教禁令去聲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卿之一萬二千

教孰曰終

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去聲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會敵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其則有扈之音強音稔音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天子所謂不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為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李氏曰六卿非自冢周禮知大夫每卿卿一人蓋王之六卿別有六卿也卿也若以為六卿分失之六卿無緣冢率亦屬於不臣馬知其非也○新安陳氏曰此書固見有扈之音尚音能音為音君音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在傳軍公十二年。趙許伯御
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
射以敵。射以敵。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
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是車右主
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
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
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散忽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戮殺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在傳軍行。板
社。擊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

孥男孥子
當作奴下之
孥字同

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
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子也。孥戮。與上戮字
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
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
其功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孥子。以
為罪隸之祭。古人以辱為戮。謂戮。辱之。以為孥耳。
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二代之所宜有也。按
此說。固為有理。然以社句考之。不應聲一戮而孥
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孥戮者。非常刑也。
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
尚有孥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故之誓。師宣為

紂新安陳氏曰恭行天之罰此言與次不恭命之
威傷怠棄不恭故也我之行天罰以恭為本我恭
天之命左右御當恭我之命用命而賞其恭者不
者也不用命而戮其不恭者不致其命也○承之
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恭於教社皆心致其恭也○
其誓一敬承繼禹之道恭於教社皆心致其恭也○
精相亦未不廢故雖承禹傳道之明備蓋右人之
之亦曾從家學時人明來一傳之名制度乃知明
○我祖萬邦之君當時賢典有則貽厥子孫貞至
於抗天子勇於拒王師此而不聲罪致大戡于亂
以深著有扈之罪也於此而下之患雖小不可亂
前人之功解大不可恃也天在下之患雖小不可
相父之烈用其民而顧自信人之不矣世固已若
奚可執彼有功猶天而生民者莫若禹不能敬承
禹之道者莫若啟猶有扈氏之亂必不如此禹故

父子者乎萬世可征以監矣抑愚又有感焉天下
事宜敬所未聞也而自一征苗以來未嘗不用師
與海慢自賢反道而懲有同科厥德三行○東三
用命與慢自賢反道而懲有同科厥德三行○東三
神考家法也然則禹固不以師而不習兵講之不
象款落亦不以師其為上者師而不習兵講之不

○五子之歌

五子木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
義今文無古文有遠矣再傳至太康一盤
遊田便至六國以禹之德之功不能蓋也

木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

遊無度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木東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生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為聲民非若木東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而木東猶不知悔乃安於遊敗之無度言其遠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是則木康自棄其國矣
新安陳氏曰此史序五子作歌之由能敬必有德逸豫則怠勝敬所以至
戒其德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說文羿帝暑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木康于河北使不得返遂廢之
無因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授之羿之變所以因彼弗忍也
長城起阿房勝廣何所因隋不伐遼東遊江都李密王世充何所因陳氏經曰禹功在萬世觀河洛者思之再傳一為遊田而民遂貳何也民之觀河也然羿能奪之一遇大康如嬰兒失母無依所以成旅卒祀夏配天非民之不忘禹而何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

水相入也又水北
水相入也又水北

感死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侍也。怨如車，所謂小弁，音之怨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之過大而不可救，是愈踈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秋鬱悒，慷慨感厲，情不自已，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終始，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此詩觀不當以書射觀五子之歌，一章切於一章，一章述禹救民之訓，二章備

其一日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禹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相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踈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踈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踈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

谷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業，四章反覆家緒之本，末五章盡取憂懼歸之於已，其情極矣。欲觀詩者，當先視書，視舜臯之歌，則見詩之雅頌，觀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陳氏大猷曰：五章俯仰節奏，怨而不怒，貞溫柔敦，厚可以怨者也。

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也而也矣其一其二或

長幼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五

出於一而循少長之序與共為此歌未必一歌必出

次第致○陳氏雅言曰君民以勢而出於夏史潤色

不相近以理而言則可近而不可下也蓋民之所

安人君於此其可下而不近之執辨告禹曰可畏

非民文曰后非衆固與守和木禹

垂訓之言其得於授受之言也欵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予若朽

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子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

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皆

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彰之時而圖

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

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為人上者柰何而

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已之不足恃民

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陳氏大猷曰失至於三不

民怨之蓄必深矣○林氏曰朽索馭六馬猶晉人

作危語言車一乘四馬兩服兩駟天子車六馬

駟外為駟○陳氏經曰此章言國以民為本君之

固結民心以敬為本以見太康失邦由失民心失

豫不敬也

其一日訓有身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酒
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壁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其咤息自無厭聲也峻高大也字棟宇也雕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木康獨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也林氏曰此但言訓承上十朋曰三風十愆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與此同意而古今亂亡之象靡不由之樂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軀實原乎此意者大禹為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為人主者以此大訓揭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古聖人儼臨乎前也

○董氏曰聖人言善惡成敗猶醫師之辨死生法司之明律令其物食之殺人之事犯之致不吾欺矣輕生者不顧而身試之卒至禍敗其大康之謂欬禹之訓色荒禽荒其酒嗜音峻宇雕牆有奸食殺人未或不亡太康一犯禽荒之戒竟以失邦如此哉禹所以四百年而後有桀千有餘年而後有紂不然如太康者豈若是疎乎

其三日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

今木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又按生氏所引惟彼陶唐之下有師率彼天常一語厥道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而亡陳氏大猷曰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

厥子孫闕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者覆

宗絕紀

明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六典則猶周之八則所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也貽遺闕通和乎也百二十斤為石二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權

四石重八斤
六石重十二斤
八石重十六斤
十石重二十斤
十二石重二十四斤
十四石重二十八斤
十六石重三十二斤
十八石重三十六斤
二十石重四十斤

之最重者也闕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乎以見人情兩平無乖舛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柰何木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按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故以鈞石言之齊氏曰以理言則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為五典是也就事言則以堯舜所行為二典是也動則隨時取中靜則守正不移而皆自然有以為之準此所謂事理當然之極也言其物之當然者則

曰物則言其理之自然者則曰天則○新安陳氏曰
關通和平互文耳法之與器本未備具為子孫慮
遠矣

其五曰嗚呼昌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

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怙弗慎厥

德雖悔可追

昌尚也嗚呼昌歸歎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
彷彿無人之可依也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
予指木康也指木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中厚
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色也怙怙愧

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弟之悲民仇者太康也五子則曰仇予仁人之於
親愛之至情也○施氏曰五子之怨不深尤太康
乃若其身親為不善以致之者非其仁愛之意充
於中而發見於外安能若是孔子於書取此歌於
詩取小弁其意一也○陳氏曰五子不咎於
而曰萬姓仇予不咎萬姓而曰弗慎厥德不咎太
康而曰惟自怨艾所謂怨而不怒也弗慎厥德不
不敬值爾故五子之歌始而一曰李何不敬終曰
弗慎厥德以是終始焉乃一篇之綱領也故曰敬
勝怠者言怠勝敬者戒

○亂征

亂國名事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
實即誓也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弄執國
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亂侯

以掌六師。亂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
未能行罪，不道之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然
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為禮
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
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
為義和貳於罪，忠於夏者，故罪假仲康之
命，命亂侯征之。今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
海，亂侯命掌六師，又曰亂侯承王命，徂征
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去遺師
亂侯能承命致討，未見其仲康不能制命
而罪亂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篡非之書，
則亂臣賊子所為，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

在商曰義和，
世守天地四時
之官。

惟仲康肇位四海，亂侯命掌六師，義和廢
厥職，酒荒于厥邑。亂后承王命，徂征。

仲康，大康之弟，亂侯，亂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
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亂侯以掌六師，次年方
有征義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
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義和之征，猶能自天子
出也。林氏曰：罪廢大康而立仲康，然其篡也，乃在
相去聲。下。同。之世，仲康不為罪所篡，至其子相，然後見

篡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罪之立仲康也方將
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
始即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
自代底音即皇帝位夜拜宋景公為衛將軍鎮撫南
北軍之類義和之罪雖曰沉亂于酒然黨惡於罪
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剪罪羽翼故
終神康之世罪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
則罪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義和氏夏合為
一官曰胤侯者諸侯入為王朝公卿如禹稷伯
夷謂之後也問東坡疑胤征朱子曰衣道索效得
疑義和是個曆官曠職誅之可也何至誓師如此
大抵古書之不可攷皆此類也○林氏曰義和夏

為一官至周不復稱義和而為馮相保章氏信
大宗伯其任又輕於夏矣太史公曰文史星曆近
乎卜祝之間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愈益輕矣○
師次年方有征義和之命其曰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
也其曰次年則不復著其所據後又引唐志曰言
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當何所折衷與今按經世
書以征義和為仲康元年事則所折衷與今按經世
即位之次年也古者逾年改元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

厥后惟明明

徵驗保安也聖人訓謨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
也下文即謨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脩

有反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脩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脩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又按日食者君弱臣強之象也君專政之戒也義和掌日月之官當辨而不言是可赦乎得慎天戒而脩省矣今畔官離次不知有日蝕之變則是不有常憲昧先聖之謨訓安能誅乎

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親慈秋反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道人宣令去聲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衆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音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親云者齊教誨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畧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况於畔官離次倣擾天紀者乎齊氏元度曰周景王將鑄無射州鳩諫宣王賈財羅民曹狂卅盈刻擷匠度諫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人之令德執藝事諫此類是也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

倣擾天紀曰擾及退棄厥司曰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

于房立百古瞽奏鼓立百色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

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誅政典

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時官則亂其所治之

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倣始擾亂也天紀即洪

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

曆象日月星辰之後為羲和者世守其職叔嘗祭

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

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

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

也按唐志日蝕在神康即位之五年瞽樂官以其

無自而審祿音也奏進也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

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今季

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異也嗇夫小臣也漢有止

林嗇夫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弓

言經九卷

穢厥渠魁穢音吐脅從罔治穢音吐染舊汚俗穢音吐咸與維新穢音吐

息出王山各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莫與
不辨王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天吏而有過逸之
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
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
治之舊染汗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
是猶王者之師也今按胤征始稱羲和之罪止以
其畔官離次做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
知羲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
人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助報為惡者也胤后徂征

正名定罪
一作正名
罪

厥

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定罪則必鋤根除原
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斥羿者故止責其曠職
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薛氏曰穢渠魁義也
王者之師○州安陳氏曰觀脅從之語義和聚黨
助逆明矣仲康於羿勢既未解鋤其根株不可不
順其羽翼故乘日食之變正其昏迷之罪各正言
司寇行戮是矣何至勞大司
馬興師誓衆如臨大敵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威允罔功其爾
衆士懋戒哉

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

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

書經大全三卷終

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歎以是深
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董氏昂曰太康失
下後望新政之日也義和天官所主曆象而乃沈
亂於酒畔官離次而擾天紀豈棄厥司至於口食
大變尚罔聞知此而承王命征責其餘於亂之
征所不能免也曰承王命征伐自天子出也
將天罰有罪之乃命仲康也將帥奉天子命而
奉天之誓如此則大命正也始命將出師而亂
嗣祖考也宜執然義和在堯時為四子既總矣其
人煩王師于朝有邑于野酒失職之可矣何不至
上煩王師于朝有邑于野酒失職之可矣何不至
可教誨故不征無亦棄厥司職之可矣何不至
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則為惡特隱其叛逆而不言者
豈不當哉

申學士校正古本官板書經大全卷之四

內閣大學士 瑤泉 申時行 校正
國子監祭酒 具區 馮夢禎 叅閱
閩芝城建邑 書林 余氏 仝梓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史記湯黃帝後帝嚳生契為唐虞司徒封於
商賜姓子氏十三世生湯名天乙都亳今海
陰亳縣○鄭氏曰商在太華之陽湯在位十
三年崩壽百歲國號商盤庚遷殷以後號殷
○古豐彭氏曰商書舊凡四十篇二十三篇亡

○湯誓

書經卷之四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
湯往征之身袞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
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
古文皆有朱子曰湯武固是反之功恐是精密如
湯誓與牧誓教桀紂之罪辭氣亦不同史
記但書湯放桀而桀有武王遂斬紂
頭懸之白旄又曰湯有慙德如武王恐未
此必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音怡後並同非台小子敢行
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

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
天吏非稱亂也張氏曰天命殛之豈諱上然命之
天者多以民心卜之○林氏曰非天吏而伐有罪
猶不為士師而擅殺人也為天吏而不伐有罪猶
為士師而故
縱罪人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音拾舍我穡事
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
上帝不敢不正

穡刈穫也割斷也音短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
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

反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
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
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田氏曰舍我稿
桀不因民顛乎曰堯民之不顛而夏民之顛也○
新安陳氏曰湯之興順乎天而應乎人此一頓也○
見商民以一已為心湯則以上天為心蓋是時夏
所以順乎天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井テ夏王率遏衆力率
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
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遷絕也割鼻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湯又舉商衆言

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
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
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何時而
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
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
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
民因以日見之呂氏曰夏罪其如台是夏民在季
新陳陳氏曰此一節而商民自春風和氣中也○
天下為心蓋是時夏之人心已離所以應乎人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
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

汝國有攸赦

去聲 賚音來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
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

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今桀虐其民欲其速亡如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命之所在人心之離即

○仲虺之誥

仲虺許偉臣名。奚仲存傳掌車服大夫。夏之後為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慙。仲虺之誥。似未見其釋。湯若甫之有莠。若不除。則必殺。湯如道。這幾句。蓋謂湯自是說。伐桀。至德。日新。以下。勇智。兩字。便可見。尚書多不可曉。固難。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熱來世。以台為口實。

會然這般處。古人如何說得恁地好。

屬南巢。州府。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如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慈夜以為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新安陳氏

曰觀湯之慙湯本心始見矣以居萬世君臣之始
變也仲虺釋其慙始則美之引君當道者如此
心或生故終復警之大臣之實之慙以慮後世
鄭氏曰必往之師以救生人口實之慙以慮後世
○曰此曰此心之慙此誥之釋者不可少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
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以有真厚德民墜塗炭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續禹舊服茲率

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
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去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

天生聰明所以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
塗泥也炭火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
炭既失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
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謀非勇
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
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
邦而繼禹舊所服術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
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
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續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
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
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

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
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扶立之君者懼民之殘
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
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陳氏傳
作誥非但澤湯之慙亦進德成滿之書也
氏曰以湯勇智如此惟循常行之理而已
真氏曰湯之伐桀自謂不幸而處變故有慙德以
為不獨愧於人亦愧於天仲虺解之曰此特循其
常道以順天命而已蓋變而不失其正即所謂常
也○新安陳氏曰凡湯之表正繼乃所以奉若
天命也何慙之有此則天之子孫湯者釋之以
率厥典與指禹有典則天亦通孔氏云循其與
祖宗之服行典章不肖之章亦孫氏云循其與
聖賢與復之往而然○陳氏孫氏言曰天錫湯以
勇智之德者天豈私於湯哉欲其表正萬邦之
績禹之所舊服而已湯惟率其典常之道蓋與湯
之理即禹之所服而行而湯惟率其典常之道蓋與湯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
滅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以正萬邦而湯能為之表正天命湯以繼禹服而
此仲虺推天為民立君之意以釋湯慙見湯之順
乎天也
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滅善式用爽明師衆也天
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衆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
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有商受命
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
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果氏曰用爽厥師
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取揚米去糠也
大雅或籩或踞

簡賢附勢寡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

之有秀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固不懼于

非辜矧予之德言是聽聞

簡畧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為桀所惡去下欲見剪除如苗之有秀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况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桀以秕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

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獄名在陽翟

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問矧予

足聽聞據古註云道德善言某竊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言吾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不思之未知是吾朱子曰是○林氏曰桀召湯而囚之夏臺以戰戰懼非華之言觀之史不虛矣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用乂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

兆民

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徹然後用人處上聲已而
莫不各得其當聲云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
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
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
不容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
人不吝過於已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
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
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
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
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子進否則小人進矣君心感於聲色則使辟之臣

得志貪於貨利則聚歛之臣得志有功德者官賞
何由及之不爾不殖乃懋德懋功之根本也
氏曰勉於德者則勉與之官舍已從人棄取諸人
如自巳出若所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棄取諸人
以言為始遂開萬世安陳氏曰六經言仁自克寬
克仁者實自仁以愛人皆用也德莫大於愛之用
彰信兆民根本不殖無私欲始德懋官所以
曰不爾聲色不吝貨利此君德本原之際兩盡其道
官至改過不吝此言湯用一人處已之際昭著孚
也克寬克仁不吝貨利此言湯用一人處已之際昭著孚
信於天下也使人湯之兆民此言湯用一人處已之際昭著孚
用人於天已之間必有一心政事之根本孟子謂惟大
無愧哉以見人君一不盡其道臨民之際亦豈能
人為能格君心君一不盡其道臨民之際亦豈能
之非此之謂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

漢心葛伯在陳留靈柩縣葛鄉

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彼祖之民室家相慶
曰僕予后居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者與餉者為仇也葛

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成湯使亳衆

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

葛始也奚何後待也蘇復扶又生也西夷北狄言

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然望

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

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

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

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後也○

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

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

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新安陳氏曰民

慙之有此以民之歸湯者釋之以見湯之應乎人

也○臣氏曰後世師之所至荆棘生焉湯師所至

民皆欣欣蓋弔民伐罪布其寬仁如旱餘時雨所

至則蘇也

推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勤勉之也諸侯之賢德

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
艾曰傷也諸侯之弱者蕪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
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天以及小言
惡則由小以及天推亡者蕪攻取侮也固存者佑
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
其昌矣林氏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我
遂為善者必福人傾者覆之天道之自然也佑輔顯
為人所侵也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有亡之道則
惟而亡之有存之道則輔而固之禁有亡道湯因
其將亡而推之果何容心哉○復齊董氏曰推亡
固存一句乃
總結上意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

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
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

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己也志自滿者反是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
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
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
見疎也王其勉明太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
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

體用亦無不備矣然禮義德也即昭德建中
也動而以義制事即義以方外也即昭德建中
則此德應萬事而大用即行而此中無過不及
以直內則德具衆理之心即體以立而此中不
不倚德建中是矣所謂禮以義而中於民也亦
即昭德建中是矣所謂禮以義而中於民也亦
禮昭德建中是矣所謂禮以義而中於民也亦
本大於義專以垂裕於後也○陳氏大猷曰建
皇建其有極也昭惠和○陳氏大猷曰建
德乃大德所自出也○陳氏大猷曰建
窮所歸於裕後也○陳氏大猷曰建
善皆消惡日長故可以王道○陳氏大猷曰建
善日消惡日長故可以王道○陳氏大猷曰建
自強則不能有限故狹小○陳氏大猷曰建
明自用則不能有限故狹小○陳氏大猷曰建
當味自強則不能有限故狹小○陳氏大猷曰建
言以味自強則不能有限故狹小○陳氏大猷曰建
成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
天道永保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
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
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
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
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誥其
大意有二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
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
非一日末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

獨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已乃有
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
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
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去其可畏如此哉王氏十朋
暴即上文佑輔取侮之事○董氏曰君臣禮履
之大經也帝王綱紀天下先謹乎此而後人倫
焉世故無盡人欲無涯不忠之臣何代無之所以
畏縮而不敢肆者猶以古無是事前無是心而人
藉口耳苟不為之則後有潛蓄不軌之慙曰予恐
以逞者其不借以為辭乎故湯以自慙曰予恐然
世以台為口實然湯豈至是而後知哉蓋謂非台
小子敢行稱亂則禍而後心不寧已矣夫天放人
交迫但知為民除害而非以為心不寧已矣夫天放
夏已亡而天下之愈不自釋然後慙於逐君而代
聖人之本心於是愈不自釋然後慙於逐君而代
明其不得心為之意與不可妄為之理則何以暴
德不如桀勇智不如湯折來者之奸謀自是而後
氏曰推亡固存與殖禮覆暴同審此理以施之
殖禮覆暴欲湯審此理而謹諸已也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胡登反湯作誥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

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

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
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
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
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
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
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
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
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
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

論聲去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
者如此之重也問書所謂降衷朱子曰古之聖賢
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厥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入萬物之靈靈王聰明若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告高宗便說靈王聰明若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惟聖時憲夫古聖賢不若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秉于下民見古聖賢不若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是箇無過不及故說朝夕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精當無底及故說朝夕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劉子所謂好道與程子所謂天賦之中與程子所謂天賦之中
則字却似萬物受天賦之中與程子所謂天賦之中
有君之則臣之則生不中與程子所謂天賦之中
止於仁之則臣之則生不中與程子所謂天賦之中
則也聽曰君之則臣之則生不中與程子所謂天賦之中
降衷便是一秉耳則之則生不中與程子所謂天賦之中
可一物原是其中說萬物皆可故說民執之則生不中與程子所謂天賦之中
是萬物原是其中說萬物皆可故說民執之則生不中與程子所謂天賦之中

彰厥罪徒秦音

言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
苦如毒之螫施隻不可堪忍稱冤於天地鬼神以
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
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
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火與之事如用
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問天道福善禍淫此
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問或有不如是失常理者何也曰
福善禍淫其常理也如此問或有不如是失常理者何也曰
為而為天亦何常有是理自是失常理者何也曰
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
常理

肆合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牲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來元聖
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
也玄牲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
元聖伊尹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
若草木兆民允殖

孚允皆信也。僭差也。竟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

佑下民。故夏桀殛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然

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朱子曰：貴若

允殖言兆民言安其生罪人既黜伏天命既弗差

故草木華美百姓豐殖謂人物皆遂如何看曰連

木兆民允殖諸家說多不同未得知當如何看曰連

上句天命不僭明白易見故人得遂其生也○

安陳氏曰天命弗僭貴若草木如語譬諸草木區

伏則兆民信生殖可見天命之弗僭差如草木之

燦然哉培頤覆皆其自取耳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

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輯和矣。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上

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確

恐憂患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暵淫。各守爾典

以承天休。

夏命已黜。湯命惟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

邦彝法。即就愾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暵淫指逸樂

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

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
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
也而薄於責以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檢點數過相如何朱子曰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
在帝心○林氏曰所謂罪在朕躬非必已之有惡也
指之罪然後人為罪也蓋天降衷于民而民皆以
猷者付之一安厥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不肖若其
降秉之性以安厥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不肖若其
罪是為君者教之不至所以自棄於天下之民也
而莫能返非則君之罪乃君之罪也其所以自棄於
躬也民有罪則君致之君有罪則民歸之其取罪在朕
天下之身臨罪則君致之君有罪則民歸之其取罪在朕
味陳氏曰此所以謂知君師之職矣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信也歎息言度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
也果氏曰此兼入已而言新安陳氏曰歎息言尚
則乃亦有終焉否則未保其與於是歎息言尚
不乃亦有終焉否則未保其與於是歎息言尚
特見成湯謂當如此亦欲萬方諸侯皆勉於此也
篇而樂於道真帝子履之興且戒諸侯以相與此
邦其要語曰子小帝子履之興且戒諸侯以相與此
無以帝罪不方敢赦帝罪臣不敢用玄聖之淵源也
朕躬但書詳而語畧耳

書經大傳

書經大傳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
為篇。今文無古文。有朱子曰：商書幾篇最
等篇。又好。看。似。說。命。益。高。宗。資。質。高。傳。說
所以。說。底。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與。太。甲。說
雖。是。粗。人。但。切。於。學。者。之。身。太。甲。與。太。甲。說
昏。愚。底。大。抵。分。明。且。置。之。政。使。曉。得。亦
及。說。命。大。抵。分。明。且。置。之。政。使。曉。得。亦
那。分。明。底。其。難。曉。者。且。置。之。政。使。曉。得。亦
不。濟。事。吉。豐。彭。氏。曰。伊。尹。之。書。大。抵。曉。得。亦
勸。戒。首。引。夏。之。所。以。興。亡。之。中。言。商。大。抵。曉
開。業。慮。後。末。陳。天。命。人。事。禍。福。無。非。致。其
勸。戒。之。意。而。已。太。甲。三。篇。意。亦。類。此。

惟元祀十有一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

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

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

于王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
元年十一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一月為正
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
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觀會同頒曆授時則
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
姓尹字也伊尹名摯至音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

書序孔子作故惑

也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
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
群臣太甲服神王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
即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
服之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
臨群臣也列功也商頌曰行發空旱我列祖太甲即
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主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
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
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
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
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

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
數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
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末嘗改也秦建亥矣而
史記始皇三十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
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
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
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
始皇崩九月葬麗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
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
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

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
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一月乙丑則以十二
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
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一月朔奉嗣王歸于
剝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
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
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
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為湯崩
果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
去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為嗣主嗣仲壬
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
王而為之服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卒也太
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
伊尹乃至商之祖廟禘祠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
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
甲禘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禘見先
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禘告
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
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為聲伊尹稱湯
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事爾餘見書序

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曉得說使
聖人復出也便未易理會在○問孟子集註趙氏

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外丙立
四年皆太丁弟也仲微程氏四歲
崩時外丙生而存趙氏信得他
之也先王曰也怎生便信得此
於甲辰年亦未可據也曰此却
恐或有之然亦未可據也曰此
可紀則湯時自無由可據也曰
方在○問伊尹祠于先王莫常
見之曰此與顧命於康王之誥
古蓋天行喪禮伊尹既居下國
一殷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王若
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先王若
元故稱此元所非即元崩年乃
作崩年即此元所非即元崩年
王崩年即此元所非即元崩年
傳曰國君嗣世蓋以正朔行也
位者緣始終之義於初喪二年
臣然後改元國書春即

不可言玄王之類也喪三年不祭也先王之廟
如詩言太甲不親之類也喪三年不祭也先王之廟
以見其胡親祠而攝侯甸舉五服之近者
也明言列祖成德以難起家之子孫則莫不陳
文武之言○以祖宗難起家之子孫則莫不陳
信守之也○後氏當太甲居喪之始而訓之乘
其初心之虛也○後氏當太甲居喪之始而訓之乘
早故心之虛也○後氏當太甲居喪之始而訓之乘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
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
致自鳴條朕哉自亳

誥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也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灾猎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陳氏曰方者力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之意日新而未有量也人君為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所謂致中和也地宜可憑藉桀紂弗率天即降灾感應之中也弗爾懋德而罔灾感應之理存於懋德之中也弗循

殺得其理而不其物之謂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陳氏曰不徒謂之武而必謂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聖武之實也至於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懷之此聖武之效也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

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氏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呂氏曰告以嗣德在初欲乘其天理曰此一節言湯以德得人心今王繼先王之德當以孝悌之順德而通乎千萬人之愛敬之心也陳氏雅言曰即位者嗣德之始親長者愛敬之始孝弟之道達諸天下而謂之立者盡吾愛親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愛其親者莫不視我以為法盡吾敬長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敬其長者莫不視我以為準此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特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二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木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弗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

誠於樂音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
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
忠最為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
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
嘗斯須替哉與人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
不及其處聲上下人己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
盛舉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
于有萬邦也積累上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高
夏失天下之易真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水甲可
不思所以繼之哉朱子曰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之類却是說得大段地著如湯
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亦是說得大段地著如湯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之類却是說得大段地著如湯

檢身若不及○或問所以與地等語可見日新之功以禮制心不
於或問心中所以與地等語可見日新之功以禮制心不
湯學急已緩人耳所以與地等語可見日新之功以禮制心不
父于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實○湯以相維謂之紀
一毫之身之任吾身為一○陳氏有禮義以相維謂之紀
又求之古又欲兼不自足其足從不盡則於人紀必
然也○新安陳氏曰天下之網與善修紀對莫道大於
故曰人綱又欲兼不自足其足從不盡則於人紀必
之修節修小者為紀也○湯以甲紀也○人紀必
故曰人綱又欲兼不自足其足從不盡則於人紀必
身有未盡則於人紀必○湯以甲紀也○人紀必
上陳氏曰各盡其當然者皆修紀自厚於人倫
字是章句曰蔡傳謂德曰然者皆修紀自厚於人倫
此德之盛也○湯以甲紀也○人紀必
尹告太甲以此意蓋言里而謂有下人紀必
之修者尚如此其成湯而創業之君也業之積者如
所以勉進其德乎成湯而創業之君也業之積者如

此其難而况太甲守成之君可不思所以保守其業乎此伊尹進言之旨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孫氏曰敷求求立賢無方○陳氏經曰湯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賢以遺後人也

制官刑徹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

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

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

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

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形秋曰覡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聲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犯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

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

異時木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

及此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暮書昏墨賊殺臯

陶之刑貪以敗官為墨朱子曰臣下不匡之刑蓋

家者君臣一體不泐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

其群臣而本朝太祖如文定論楚子納孔儀處事雖

李所之意亦類此也又試參攷之則知成湯之制官刑正

不奉童習天計恒毫髮則為愆何疑之有哉○宮氏曰

是成童習天計恒毫髮則為愆何疑之有哉○宮氏曰

前大成童習天計恒毫髮則為愆何疑之有哉○宮氏曰

甲左右必因後四愆而為愆何疑之有哉○宮氏曰

人明言姑曰先王制官刑如西而徐為尹未指其

遂營桐宮不使仰其身隔丁貨色○中山真氏曰

殉葬之殉蓋以其身隔丁貨色○中山真氏曰

臣下所以不匡以其身隔丁貨色○中山真氏曰

有刑也○使人不匡以其身隔丁貨色○中山真氏曰

仁惡不必多故有一於身家國必喪虞公以墜輅

之學亡其國吳太宰以越之入墨之重辟先王之

戒乎曰置重刑以正主地視未入喪亡而無乃

過可貸乎重刑以正主地視未入喪亡而無乃

其受刑則難中刑以正主地視未入喪亡而無乃

必受刑則難中刑以正主地視未入喪亡而無乃

湯敬有二位之官刑為亂風嗣慮至矣○新安陳氏曰

卿士邦君而舉以刑為亂風嗣慮至矣○新安陳氏曰

巴臣下者欲其以天訓子甲者意謂鄉士諸侯以戒

傲於此其善已窺見其幾微也預為太甲他時之欲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謏孔
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禁遏其欲縱之私心也
其愛敬之良防其失
德以勉其善此防其失
尹於此其善已窺見其
傲臣下者欲其以天訓
巴臣下者欲其以天訓
卿士邦君而舉以刑為
湯敬有二位之官刑為
必受刑則難中刑以正
其受刑則難中刑以正
過可貸乎重刑以正主
戒乎曰置重刑以正主
之學亡其國吳太宰以
仁惡不必多故有一於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
終其後嗣王周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
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都安邑在堯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周語曰忠信為周○施氏曰作偽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偽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主其以夏桀為戒哉當敬爾所以為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厥成湯

矣木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
欲誅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
其私而破其所恃也周古註及諸家皆以周訓忠不可信訓周恐未安未信如何宋子曰自周則可以終戒之一體福曰自也○新安陳氏曰道則有終言臣不君則辱於乃祖仍是以先王與尹躬敬之也

王惟庸罔念聞

庸常也木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
史氏之言讀以諸家皆以庸字絕句竊謂只作一句之庸未知是言否宋子曰六字一命○西山真氏曰君怒而誅之言太甲雖以漢人為常無所謂帝不諱也然漢怒也此所以卒至於思庸歟

伊尹乃言曰先生昧爽不顯坐以待自旁
求俊彦於通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爽明也昧爽二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不大也
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
坐以待自旁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彦美
士也言湯孜孜為善不遑寧處上如此而又旁求
俊彦之士以聞導之孫太甲毋顛越其命以自取
覆亡也陳氏雅言曰聖人之心惟恐脩於已而未
坐待旦而行之然猶不止此也誠以吾身之德能
脩於吾身而不能使吾之子孫常脩其德吾之政
能行於吾身而不能使吾之子孫常行是政則吾
之仁為有限而吾之心為有歉矣又廣求賢才求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之求之於天下又求之一國焉求之一國而
又求之於天下焉夫求之所以為如徒其廣者誠使
吾之子孫得以有所依據欲有為焉則有開而無
不脩政無不行之者於此聖人之心也子孫可保而德無
木甲欲敗度繼敗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
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
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新安陳氏曰亦圖即前所謂有終也○西山真氏
曰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之者如
此夫儉則心小而為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為謀者
疎若浮雲之翳日月未欲敗度縱敗禮心為忠也
不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斯言之為源也
克終之美昭簡冊伊尹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此
陳氏雅言曰傳云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

之夫儉者非節儉之儉乃儉約之儉不侈然以自
放之謂太甲之病在於精神聚會此慮精明義昭
此心使常存於內則必稽其欲所蔽所懷者孰非
著言必稽其心放則昏於欲失於縱安鳩毒未
圖哉苟利此災其則昏於欲失於縱安鳩毒未
其危而求圖此正太甲對病之藥然古昔聖賢所
儉德懷未圖此正太甲對病之藥然古昔聖賢所
以進德之方實不外此舉陶告舜亦曰慎厥身修
思未慎厥身修者即慎此舉陶告舜亦曰慎厥身修
未圖之謂但身修者即慎此舉陶告舜亦曰慎厥身修
太甲之不同也

若虞機張往有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
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云矢括築絃處
岐而御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

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
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欽止見
音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
現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
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
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
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
事學而知者也問諸家多訓虞為度竊謂只作虞
有度君所以大猷曰言欲求終汝靜之當謹始如
止於孝之類○為度在敬汝靜之當謹始如君止
欽厥止語動○為度在敬汝靜之當謹始如君止
陳氏大猷曰動○為度在敬汝靜之當謹始如君止
世有辭大猷曰動○為度在敬汝靜之當謹始如君止
以法先王之敬也相亦終曰永圖曰萬世有辭太
甲語敬也

曰罔克有終曰自覆戒之也此章仍是以先王之始
幸也王不能欽敬而自覆非先王之望尹之望尹之始
盡其責也尹本自任以天覆之先王又望尹之望尹之始
相闕繫收告戒之陳氏雅言曰此先王而先尹之望尹之始
以起下兩句若詩之陳氏雅言曰此先王而先尹之望尹之始
射既張無不中矣然君子之省其射有似于若子兩句之釋
事莫不各有所行曰君惟當飲其義理之也然後人釋
夫乃祖之所行曰君惟當飲其義理之也然後人釋
則於此祖之所行曰君惟當飲其義理之也然後人釋
之尹於此祖之所行曰君惟當飲其義理之也然後人釋

王未克變

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

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
地伊尹指大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
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
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
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若與性俱成賈誼曰

火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徂往也允信也有諸已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
凡人之不善必有從吏並上聲序書以導其為非

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容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

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

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者
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木甲改過
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音扶大甲
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
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

緒幾嗟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

乎君過遷善之心於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其人有
悔過遷善之心於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其人有
感則太甲悔過庸非於桀必盡其忠誠矣而祭終不
改則太甲悔過庸非於桀必盡其忠誠矣而祭終不
之孫始太甲悔過庸非於桀必盡其忠誠矣而祭終不
經曰若人宜不盡而一故扶蘇為天子也書不陳氏
桐宮之居不營而謂太甲不諉於天實為之則非聖
賢以人合天以義合命之道矣何如哉曰使非聖
不可見新安陳氏曰今既克終厥德即前篇所望其
者辭也此所謂萬世無疆之厥德即前篇所望其
有辭也此所謂萬世無疆之厥德即前篇所望其
緒幾嗟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
塞矣其欣幸為何如鳥得先王之望遂善之尹之初
許與期望之為何如鳥得先王之望遂善之尹之初
於悠久也哉

王拜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

類欲敗度北遇反縱敗禮テ以速戾于厥躬テ天作孽ス

猶可違サ自作孽ス不可追ラ既往背師保之訓ス

弗克于厥初ス尚賴匡救之德ニ圖惟厥終ス

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大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愆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墮禮儀度就事言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火追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於始庶幾正救

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大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

之言惟恐大甲不聽及大甲改過之後大甲之心

惟恐伊尹不言夫大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

今之復昔之悔今之明如日月昏蝕音一復其舊

而光采炫燿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

之下乎宋子曰古者天子尊師重傅木甲拜手稽

首至地之成也○西山真氏曰稽首稽留之意是

也○不類猶不肖也天性本善人自昧者得之則於天者

為惡與天不相似矣欲者嗜好也身當有法度皆好無節則敗度脩身當有禮至則敗禮二字乃大甲前日受病之源故至德太甲不敢自保方賴伊尹正救以圖惟厥終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

明后

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
 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于上協和于下惟
 明吉然也新安陳氏曰惟明后與不明于德身也修身允德協
 而為明后者許與期望不明于德身也修身允德協
 下徵諸庶民也誠實之德乎契人心身也修身允德協
 歛○陳氏雅言曰太甲自謂不契人心身也修身允德協
 其端而以修身允德協下者勸勉之復以故尹隨之
 期望之蓋能修身而後使誠實之德乎契人心身也
 惟明后能之非明后不足以及此修身也惟契于人心
 能協下德協下故稱焉明后此修身也惟契于人心
 有邦厥鄰乃曰僕我后后來無罰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乎而惠愛
 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
 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當時諸侯並湯
 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
 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
 此即仲虺后來其蘇之事宋子曰並其有邦止后
 見諸侯而鄰國之人乃曰僕我后后來無罰此可
 心處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
 其德者如此大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為

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張氏曰人志必有所準
能大成顏孟不以不能重華孔子為的則不能傳道統視乃

朕承王之休無報音亦

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
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儉反
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教也
朱子曰能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不為惡色所蔽

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則不為小人所惑
前日覆湯典刑不惠阿衡由不聽惑於邪也
此四者則病根去而德成矣尹聽其邪也
安陳氏曰伊尹責始起先王之罪而美於窮也
然後以朕承王之也休董氏曰是惠而先王以無窮乃厥言
以警動一期望之也休董氏曰是惠而先王以無窮乃厥言
靈昏蝕四者脩身之要允德之資誠不可及矣口對言
恭明聰四者脩身之要允德之資誠不可及矣口對言

○太甲下陳氏曰未欲預防其時故於辭未嚴太甲過
上篇之作先未欲預防其時故於辭未嚴太甲過
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於悔過之初而
後尹慮其喜慰不故其辭溫下篇作於厲大
格言淺深有或終故其辭深以厲大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

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音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音異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下德

而巳大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外固有大過人者歟西山真氏曰敬誠仁並之始於此三必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於此三民無常懷鬼神無常享也陳氏雅書曰天無常親位於此三者苟有一毫之不可畏如此太甲居天之親我者安其常親之懷我者安仁不誠則天之蓋敬者事天者安其常親之懷我者安仁不誠則天之無不享矣所謂無不盡則天無不親也誠者祭鬼者為有常矣誠則在我者則無常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治去声下同否附父反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社，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兩山真氏曰：與治同而言如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是也。與亂同而言如太康收遊樂紂暴虐之類，是也。亡事指一事而言，如太康收遊樂紂暴虐之類，是也。

也必同，道亦與宋襄公以不禽二也。自此文並一事之同，而他事之不一，其能與乎？苟同事必亡，三風十愆，或有其一，無不亡者。蓋與之難而亡之易，如匡救國惟厥終，所以難歟。新安陳氏曰：此因尚道之在常而不變，其始終而說進圖終之道也。圖終之初，心之明而為尹蓋慮太甲悔久常保此初而轉移於終也。故言及此，尹蓋慮太甲悔久常保此初而轉移於終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

令緒，尚監茲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上以包其上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新安陳氏曰：此欲太甲與湯之治同道也。○西山蔡氏曰：惟時云者，

謂敬德之外無復他道所以深勉太甲也前言敬
○陳氏雅言曰人受天之德蓋敬而後生莫不有誠也
也先王之能勉人受天之德蓋敬而後生莫不有誠也
非於性分之外故能有所增益也與天為一先王之
在於於懋敬而已故能有所增益也與天為一先王之
懋敬其德求所以克配上帝者乎曰尚監而思所以
其能則曰懋敬太甲者用也工尹於此曰尚監而思
蓋要則曰懋敬太甲者用也工尹於此曰尚監而思
誠能配上帝則天告厥德用也工尹於此曰尚監而思
謂舉其一以包其二也

若升高必自卑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其君事之道亦謂譬
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
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畫一以告

難

無輕民事惟無安厥位惟危

無毋通妹輕民事而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

慎終于始

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為今日姑若
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
寡矣桐宮之事往也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

也新安陳氏曰前言終始慎厥與則慎終為重此
始圖終尤當先善其始也為重固當謹終而常如其

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為作
 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為害甚於廢也成功
 非龍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
 休之志矣此成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
 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也○果氏曰上篇稱嗣王
 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禮違者辯言亂
 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
 處者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為聲
 而發也○陳氏曰伊尹之為古受託孤之寄者於進退之際
 未堅苟未離師輔而不反則吾退而禍矣所以
 必進必將以能言亂而遂示以昭國家之禍矣所以
 伊尹明告以伊尹為桐宮不許已之舉必輕寵利然

後可絕天下之心則好而杜諛賊之口使功成居之
 為疑乎所以功成而後歸志已露也○前日之
 氏曰伊尹之為古受託孤之寄者於進退之際
 自去伊尹之聖以之任者而耕莘之澤云四時之
 崩主少不後湯以幾覆商祿身任責不容釋矣
 其責已於人君也觀其告戒修言忠至難釋矣
 王尹躬對言幸而太甲悔過言忠至難釋矣
 欲奉身以退尹至是身上無負於先王次復政於
 甲下無負於天尹至是身上無負於先王次復政於
 恐當何不勝哉此心而復還耕莘可以釋矣由
 幸於桐始哉此心而復還耕莘可以釋矣由
 尹可謂大任獲已至忠之審矣使湯有太甲之疑
 孫而無伊尹之重佐其處之審矣使湯有太甲之疑
 何六百年之尹敢望哉○董氏再傳曰伊尹之疑
 嗣位之初重望故曰伊尹之疑
 太甲上篇之作於伊尹之疑
 與性成予弗狎于王懋乃德無時豫怠下篇申言懋
 重在懋德故曰伊尹之疑

德之意重在謹終故曰終始慎厥與又曰慎終于始蓋方其未悟也惟恐無以善始及其既悟也又惟恐無以善終伊尹之於太甲先憂而喜後喜而憂奉忠愛言有盡而意無窮蓋如此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新安陳氏曰二德二字實此篇之綱領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

德靡常九有以亡

謀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厥常所謂德二三惟一為能常惟一新安陳氏曰一者無雜無息一可以包常常則一之無雜所以久而不息

皇天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

萬之啓迪有命春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樂之所
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
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
之主享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
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
丑正也問咸有一德竊謂一者至是純而不雜德
而不雜者蓋歸於一而無二之謂至德也所謂純
一而不雜者蓋歸於一而無二之謂至德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

次間雜之猶易之恒中肅之誠也說者多以
同也言君臣皆有一德則一德而巳朱子曰此
常也言君臣皆有一德則一德而巳朱子曰此
正也言君臣皆有一德則一德而巳朱子曰此
善則稱君今曰尹正○新安陳氏曰臣當先
則齊於君何也蓋尹暨湯則臣湯先君曰當
生齊於君何也蓋尹暨湯則臣湯先君曰當
非泛然君臣之比也又元聖之區君臣同德
雅言曰然君臣之比也又元聖之區君臣同德
能上言曰然君臣之比也又元聖之區君臣同德
王今日言曰然君臣之比也又元聖之區君臣同德
後可以承祖宗之命而當純受之德有以而
屬望此伊尹將致之而歸上其德付不純慰
一成湯者亦猶太甲為之告先王顧誤天豎明
繼之德亦猶太甲為之告先王顧誤天豎明
右厥辟宅師之意也

書經大傳 卷四 四七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

之故蓋反復腹音言之陳氏雅甫曰一德者天人合

一德故自然為天所佑為民所歸是則天雖非同有

於商而不能不私於商之一德也商雖非求於民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

凶不僭在久惟天降災祥在德

二王則維美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

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久者惟天之降

災祥在德故也張氏曰一者純乎天理無往而不吉人欲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

乃日新

大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

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是乃所以日新

也接續不已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自復位時言既新服受之初自怨自艾始能自新矣

安陳氏曰太甲復位之初自怨自艾始能自新矣

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

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是乃所以日新

也接續不已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自復位時言既新服受之初自怨自艾始能自新矣

安陳氏曰太甲復位之初自怨自艾始能自新矣

注官賢才而任
非賢才不可
選左右逆良
忠良非其人

才

然終或問斷則非日新也
邦惟懷仲虺告湯自敬如此
家學也尹以湯之亦新如此
銘發明精乃曰新必先言曰
命之始也然而太甲氏怨自
始固能新矣伊尹慮其終或
非日新之後道蓋惟有一德
之日新也夫觀盤銘之言德
甲以夫德也又必告仲虺曰
新為一德之要也伊尹此言
所為至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
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
賢者有德之稱材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

才

材之稱可蓋故曰惟其人夫音人臣之職為上為
德左音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
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
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
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
一所以任君子也問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諸家
何音朱子曰為字並去聲為上者此四為字當不
其如意之所欲為也利於民而非者輔其德而安
問之奉君之惡也非為上而為民曰然為宮室妻
妾之時與尋常人為下而為民曰然為宮室妻
却之時與尋常人為下而為民曰然為宮室妻
看時通尋常人為下而為民曰然為宮室妻
高宗賢明下皆使話便為地分明語切身至深
微伊尹告太甲前說三篇許多說話却從天理窟
抉出許多話分甲前說三篇許多說話却從天理窟
論其難其慎曰君臣上與下相與甚難○張氏曰尹

無常師四句或言曰非也善人而為師若仲尼無常師
之意如何朱子曰好四句也橫渠說一段於善始一善或
原天大體說有大吉德凶德然必主於善始一善或
是亦且則不此善而今日則此為善或在彼為善或在
乃為前善謂以一此善而今日則此為善或在彼為善或在
以善之原於一此善而今日則此為善或在彼為善或在
精理言與細看此言蓋善抵此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
合與禮記協於分耳藝書協此合彼之日合非已而有常也
若為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謂之善則其精也
此為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謂之善則其精也
天下無之定無一師定惟是善則其精也
師也於天下無之定無一師定惟是善則其精也
取者無不善矣協猶齊也如所謂協一則其精也
常師四句不若上而為教人所以問其德下天莫之是教無
人師四句不若上而為教人所以問其德下天莫之是教無
主一則自擇善而為之師曰橫渠云德下天莫之是教無
善原則自擇善而為之師曰橫渠云德下天莫之是教無
流出者然有不善所以得地說從前而說來便有此

意曰常厥德曰庸德曰一曰德善一者庸一只是善也
問橫渠之言曰如前日如何曰德曰一曰德善一者庸一只是善也
常主如言前日如何曰德曰一曰德善一者庸一只是善也
蓋均為至善但易地有受非也故善一者庸一只是善也
一乃為至善但易地有受非也故善一者庸一只是善也
私欲而純乎義理矣統一之陳氏而無二之曰三有專一
終始或遺無一也息之問然後盡一之德是也無體無
善之言惟遺無一也息之問然後盡一之德是也無體無
既言惟遺無一也息之問然後盡一之德是也無體無
師也常主於善皆所當明謂博而取之也所善以貫
亦無常主於善皆所當明謂博而取之也所善以貫
之也常主於善皆所當明謂博而取之也所善以貫
精理之新陳氏曰處所之貴乎本萬殊之地謂善以貫
為師以精擇之也即處所之貴乎本萬殊之地謂善以貫
此最精也伊尹密深味之也即處所之貴乎本萬殊之地謂善以貫
廣之也伊尹密深味之也即處所之貴乎本萬殊之地謂善以貫
復摘之也伊尹密深味之也即處所之貴乎本萬殊之地謂善以貫
堯舜之授受之微不告淵源其遠欲使君為今
未得之若不可執一老不學也夫
之理德既無常師吾不主拘學也夫
泛觀博取也善雖無常主敢於必即夫一師者

遷廟也
祭法遠廟乃
去祧為壇註
之意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
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反他即毀故曰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
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上可以觀政伊尹
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
者如此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入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
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

甲不敢忽也無毋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
貴賤不同至於取入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
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
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入匹夫匹
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徠而民主亦無
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
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
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
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
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
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

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
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新安陳氏曰觀德觀
德又謂一德也則一德以政則欲太甲致謹於修
者匹婦有懷不淫以自盡則一善之矜心一見於
夫有匹夫成於天則一善之矜心一見於
之有及不可使匹夫匹婦不獲自此節或遺非民
非精一而天未及於衆非后何獲自非其與舜命禹
以海困窮而有得豈不信哉合焉伊尹之學其樂
堯舜之道而有得豈不信哉合焉伊尹之學其樂

